



庫文年青國中

著 鏞 大 陶

義主本資的後戰

知新·書讀·活生

行發所行發合聯海上

新中國青年文庫

戰後的資本主義

著者 考 陶 大 鑄

發行者

生活·讀書·新知
上海聯合發行所

基本定價

五元八角
外埠酌加郵運費

出版期

一九四九年六月滬初版

印刷者

科學印刷公司
上海中正中路五三七號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95][C40]S.0001-5000(P.208)

前記

二十世紀以來，資本主義已經進入了帝國主義階段。一九一七年，列寧的帝國主義論問世後，使我們對於帝國主義的本質，得到了一個正確的認識。列寧給我們指出：帝國主義或獨佔資本主義就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

帝國主義論出版到今天，已三十二年。這三十二年資本主義的發展邏輯，完全證實了列寧分析的科學性與真理性。資本主義在衰謝中，資本主義在轉變中，資本主義發展到最高階段就變成了資本主義的自我否定，因為：『獨佔就是從資本主義到一個更高制度的過渡時期。』（列寧語）

同時，在這三十二年中，世界上發生過許多新的變化。上次大戰後，俄國十月革命成功了，它是資本主義的第一次否定。這次大戰後，東歐新民主主義

革命也成功了，它又是資本主義的第二次否定。在一九二〇年，資本主義世界發生過一次經濟恐慌；在一九二九年，又發生過一次更大的經濟恐慌！這次大戰後，一個空前的（也許就是絕後的）資本主義經濟恐慌，又正在到來！在兩次大戰之間，資本主義世界的基本形勢，還是幾個帝國主義的分霸局面；到這次大戰後，竟發展爲大美帝國的獨霸局面。這一串新的變化，使戰後的資本主義改換了一個新的面貌：戰後資本主義的發展規律，表現了畸形的不平衡性；戰後資本主義世界的基本矛盾，已從一個有利於反民主力量的鬥爭形勢發展爲有利於民主力量的鬥爭形勢；戰後資本主義的總危機，也從一個慢性的危機狀態發展爲急性的危機狀態。因而，戰後的資本主義，就從戰前的帝國主義階段發展爲戰後的帝國主義新階段了！

從社會經濟結構來看，戰後的帝國主義新階段並沒有越過帝國主義的歷史梯級，不過，它已發展到一個帝國主義或獨佔資本主義的更高階段了。帝國主

義或獨佔資本主義階段既意味着『從資本主義到一個更高制度的過渡時期』，這就是說：帝國主義或獨佔資本主義一方面是由資本主義的否定，另一方面又是轉變為一個更高歷史階段的過渡時期的資本主義形態。當帝國主義或獨佔資本主義被完全否定的時候，這個過渡階段也就完成了。戰後的資本主義既發展到帝國主義的新階段，帝國主義新階段既是帝國主義或獨佔資本主義的更高階段，那它當然意味着：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是更接近於完成階段了。

基於這樣的基本觀點，我們才把戰後的資本主義，稱為帝國主義的新階段。

由於篇幅關係，本書的內容，偏重經濟的分析。爲了『有所據而云然』，我不得不把各種重要資料的來源，一一詳列出來，這對閱讀恐稍不順眼，請讀者鑒諒。

本書寫成，我妻幫同抄校全稿，使它早日付印，附此致謝。

在國際風雲瞬息萬變的今天，我願把這本小書獻給國內的青年朋友，作為研究戰後資本主義世界的一個參攷。

目次

前記

第一章 資本主義世界的財富集中……………一

一 『戰爭替美國開了一座金礦』……………二

二 其他國家的普遍貧窮……………六

三 資本主義世界的基本形勢……………一〇

第二章 美國的獨佔資本與金融寡頭……………二二

一 生產的集中與獨佔……………二二

二 金融資本與金融寡頭……………二八

三 『六十家族』與『八大財團』……………三三

四 獨佔資本的臃腫……………二七

第三章 戰後美國的經濟擴張……………三一

一 生產擴張與商品輸出……………三二

二 資本輸出……………三六

三 向全世界擴張……………四二

第四章 英國的獨佔資本與經濟危機……………四六

一 工業獨佔與「國有化」……………四七

二 金融資本的掙扎……………五三

三 商品輸出與資本輸出……………五七

四 大英帝國的經濟危機……………六三

第五章 西歐資本主義的破產……………六九

一 法國與資本主義……………六九

二 比利時·荷蘭·盧森堡····· 七五

三 西歐是資本主義世界裏的最弱一環····· 七六

第六章 軸心帝國主義的崩解及其轉化····· 八一

一 德國獨佔資本主義與戰爭····· 八二

二 日本軍國主義與遠東和平····· 八六

三 義大利在歧途上····· 八六

第七章 國際卡特爾與獨佔資本主義····· 八九

一 從國內獨佔到國際獨佔····· 八九

二 國際卡特爾剪影····· 九三

三 『經濟安全』與集體安全····· 九七

第八章 戰後資本主義世界的根本矛盾····· 一〇〇

一 生產社會性與私人佔有制間的矛盾····· 一〇〇

二	各帝國主義間的矛盾	一三〇
三	帝國主義與殖民地間的矛盾	一三三

第九章

一	戰後資本主義的總危機	一三六
---	------------	-------	-----

一	戰後資本主義總危機的一般內容	一三七
---	----------------	-------	-----

二	資本主義經濟恐慌與馬歇爾計劃	一四五
---	----------------	-------	-----

三	杜魯門主義·戰爭狂·法西斯主義	一五二
---	-----------------	-------	-----

第十章

一	帝國主義的新階段	一六〇
---	----------	-------	-----

一	帝國主義新階段的內容與特徵	一六〇
---	---------------	-------	-----

二	資本主義的將來	一六六
---	---------	-------	-----

第一章 資本主義世界的財富集中

戰爭的經濟根源，在於資本主義，更在於獨佔的資本主義或帝國主義。資本主義國家間的市場競爭與掠奪，不可避免地將會導致戰爭。戰爭成爲資本主義競爭的一種手段——一種最無恥最殘酷的掠奪手段！

戰爭既是資本主義經濟掠奪的產物，因而，戰爭的本身，實可視爲資本主義制度內在矛盾的集中表現；戰爭的結果，也必然會給資本主義世界帶來某種程度的變化。上次大戰如此，這次大戰也是一樣。然而，這兩次戰爭加於資本主義世界的重大變化之一，就是財富的高度集中。這個財富集中的現象，到這次大戰後，就表現得格外明顯了。

一 『戰爭替美國開了一座金礦』

在兩次大戰中，幾乎每一個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潛力，都大大地削弱了，唯有美國獨佔資本家發了兩筆橫財。由於美國地理條件的優越與天然資源的富饒，使它擔當了全世界的兵工廠。所以，美國是『戰爭的寵兒』，『戰爭替美國開了一座金礦』。戰爭的魔手，把資本主義世界裏的財富，偷偷地大量地搬移到美國了。

上次大戰時，美國還是一個債務國。路易士 (C. Lewis) 在國際投資中的美國賭注 (America's Stake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一九三八年版) 一書告訴我們：一九一四年七月一日，美國的海外投資額為三十五億美元（三、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而各國在美的投資總額，則達七十二億美元（該書四四五頁），所以，美國實際上還是一個負債三十七億美元的債務

國。上次大戰期間（在一九一六—一八年間），美國的全部企業利潤，竟比一九一—一四年的利潤總額，超過了四十八億美元之多（根據蘇聯 A. Shara-pov 估算，參閱一九四七年十月一日，新時代，九頁。）！因而，到上次大戰結束，全世界的黃金存量，約有三分之一集中到美國了（同上）。僅祇短短四年，就使美國從一個債務國躍為債權國。一九一九年底時，美國的海外投資總額，已增為六十九億美元；另一方面，各國在美的投資總額，則減為四十億美元，兩者相抵，使美國就擁有了二十九億美元的債權。如果加上美國政府的對外貸款九十六億美元，那末，美國全部的國際債權，已高達一百二十五億美元了！（參閱國際投資中的美國賭注，四四七頁）

在兩次大戰之間，資本主義世界的財富，仍向美國繼續集中。從一九一九—三九年間，美國的黃金存量，就從三十一億美元增為一百六十一億美元

（根據美國商務部所編之一九四六年美國統計摘要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6. 三八七頁)。廿年之中，居然增加四倍，平均十年，就增二倍。像這樣的增長率，在資本主義發展史上，依然是空前未有的。

可是，經過了這次大戰，資本主義世界財富向美國的集中趨勢，不僅在加速，簡直有些令人難於置信。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哈里斯(S. E. Harris)於所著通貨膨脹與美國經濟(*Inflation and the American Economy*, 一九四五年版)上統計：在戰爭期的五年間(一九四一—四五年)，美國全部付稅前的企業利潤，竟達一千二百億美元之譜(見二八四頁)！就是根據官方報導，從一九四〇—四五年間，美國全部付稅後的企業利潤，也高達五百二十億美元(見一九四六年美國統計萃要二七〇頁)！這龐腫的利潤，主要還可從國內資本累積、海外投資與黃金貯存上反映出來。就國內資本累積說，在戰爭時期，美國私人資本的累積總額，平均每年竟達九十億美元(見一九四六年美國統計萃要二七三頁)。次就國外投資說，據美國財政部估計，一九四五年時，美國海

外投資總額，已增爲一百七十三億美元。再就黃金貯存量來看，一九四五年時，亦已躍增爲二百零二億美元了（同前，三八七頁）。停戰以來，資本主義世界的黃金，依然滾滾流向美國。據美國聯邦準備銀行的最新統計，各國售給美國的黃金總量，一九四六年爲七億美元，一九四七年爲二十八億三千萬美元，一九四八年一月至三月，復有三億四千萬美元。（均見一九四八年四月之聯邦準備公報 *Federal Reserve Bulletin*, 三七五頁）

這些具體的統計數字，給我們指陳出來：從經濟上看，兩次大戰的直接影響，不過是把資本主義世界裏的財富，搬了一個家！它是從東半球搬向西半球，特別是集中到美國！大體說來，一九四七年底時，資本主義世界裏（蘇聯及東歐新民主國家除外）的黃金存量，共約二百九十億美元（根據聯合國所編之統計月報 *Monthly Bulletin of Statistics*, 一九四八年六月份，一三七—九頁），其中，美國獨有二百二十億美元，竟佔了百分之七十八！到一九四八

年三月底，美國的黃金存量，更增爲二百三十一億三千七百萬美元了！（見一九四八年五月之聯邦準備公報，五二三頁）

所以，上次大戰後，資本主義世界的黃金總量，約有三分之一集中於美國，到這次大戰後，集中於美國者，已增爲五分之四了！

二 其他國家的普遍貧窮

戰後美國的暴富，還祇是資本主義世界的圖畫的一面；在另一面，却是其他國家的普遍貧窮。德、日兩個法西斯國家都垮台了，我們姑置勿論。就拿英、法兩國來說吧，也都不堪回首。據霍布森（C. K. Hobson）估計，在一九一三年時，英國海外投資總額，曾達三十七億六千三百萬英鎊（見所著資本之輸出 *The Export of Capital*, 二〇七頁），約爲當時美國海外投資總額的五。八倍，英國還霸居資本主義的王座。可是，經過一九二九年經濟大恐慌後，這

個霸位，已經開始動搖。一九三一年時，英國的海外投資總額，已減為三十四億一千萬英鎊，美國則增為一百五十一億七千萬美元（根據美國商務部所編之貿易情報 Trade Information Bulletin 第七六七期，二五頁），就資本市場的爭奪而論，美國實已後來居上。經過了這次大戰，一方面，英國的海外投資，減少了十一億一千八百萬英鎊；另一方面，英國又拖了二十八億七千八百萬英鎊的外債（根據英國官方報告，見華盛頓談判時提出之統計資料 Statistical Material Presented During the Washington Negotiation, 十二頁），就使英國從一個債權國降為債務國了！戰後的法國，經濟更其困憊。這次大戰前，在資本主義世界裏，法國的黃金存量，僅次於美、英，一九三八年底時，尚達二十四億三千萬美元（根據巴黎出版之歐洲經濟學者 L'Economiste Européen, 一九四八年一月十一日，六頁），到一九四七年底，已祇剩其中的四分之一！（見統計月報，一三八頁）

在戰後的資本主義世界裏，美、英、法雖并稱『三強』，但英、法兩國的帝國經濟潛力，絕不足與美國相提并論了。英、法尚且如此，別國當可想見。除了瑞士與南美幾個小國外，其餘資本主義國家，戰後都在鬧窮。現在，我把戰前戰後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黃金準備量，列表如下：（單位：百萬美元）

	一九三八年底	一九四七年底	增(十)或減(一)
英國	二、六九〇	五〇五	二、一八五(一)
法國	二、四三〇	五四八	一、八八(一)
義大利	一九三	二八	一六五(一)
比利時	七二八	五九七	一三一(一)
荷蘭	九九八	二三	九七五(一)
瑞典	三二一	一〇五	二一六(一)
丹麥	五三	三二	二一(一)

挪威	八四	七五	九(一)
瑞士	七〇一	一、三五六	六五五(十)
阿根廷	四〇三	三一九	八四(一)
巴西	三二	三五四	三二二(十)
智利	三〇	四五	一五(十)
西班牙	五二五	一一一	四一四(一)
墨西哥	二八	一〇〇	七二(十)

資料來源：上表根據一九四八年一月十日之歐洲經濟學者六頁，一九四八年六月之統計

月報一三七—九頁，一九四八年五月之聯邦準備公報五九二頁及英國中央統計

局所編之統計月摘 (Monthly Digest of Statistics, 一九四八年八月份，一一

八頁)彙編而成。

整個說來，從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七年，這十年間，美國的黃金存量，約

增加了六十億美元，上列諸國約減少了五十億美元，倘有十億美元，則係來自其他國家。從這兒，益足證明資本主義世界的財富，不斷地正向美國集中了。

三 資本主義世界的基本形勢

戰後美國獨佔資本主義的空前暴富與英、法獨佔資本主義以及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的普遍貧窮，就是戰後資本主義世界的基本形勢。在資本主義世界裏，國內的財富集中，意味着國內獨佔；國際的財富集中，則意味着國際獨佔。因而，在上列這個基本形勢的支配之下，美國獨佔資本主義，不僅取得了相對的優勢地位，並且處於絕對的優勢地位。這是一個戰後資本主義世界的新形勢，它與上次大戰後的基本形勢，已不可同日而語了。上次大戰後，美國雖『由強而霸』，英國雖『由盛而衰』，美國雖把大英帝國從資本主義的王座上拖了下來，但美國畢竟還沒有獨霸資本主義世界。基本上，它還是各資本主義強權的

分霸與爭霸局面。可是，這次大戰後，由於資本主義世界財富的更向美國集中，由於美國處於一個絕對的優勢地位，美國已被公認為資本主義世界的霸主，雖以大英帝國之尊，也不得不拜倒於美國資本主義的霸座面前了。

這個基本的形勢，支配了一切！美國獨霸了戰後的資本主義世界，英、法等國，已經降格為美國的『小夥伴』（junior partner），美國變成了最強大的資本主義國家，它的『威武』與『富貴』，遠要超過十九世紀後半葉的大英帝國，我們實可稱它為『大美帝國』了！從二十世紀以來，資本主義已經從自由資本主義發展為獨佔資本主義，也就是進到了帝國主義階段。但在這次大戰前，是幾個帝國主義的分霸局面；而到這次大戰後，才形成了『大美帝國』的獨霸局面，因而，我們可說這次大戰後，帝國主義已經發展到一個新階段了！戰後的資本主義，既發展到帝國主義的新階段，它必然具備着新的特徵與新的內容。下面各章，我們分別詳加剖析。

第二章 美國的獨佔資本與金融寡頭

我們說資本主義的財富向美國集中，這當然不是指集中到全體美國人民的手裏。因為，無論是美國國內的財富或資本主義世界的財富，其中的絕大部份，實際都是被少數金融寡頭所獨佔的。美國政治經濟學家艾倫（J. S. Allen）在世界獨佔資本與和平（World Monopoly and Peace）上，曾給我們一言道破：『這個「自由企業」的國家，祇是一個托辣斯巨頭們的國家，他們控制了全國金融、工業與貿易的每一個重要部門。』（見九九頁）到今天，美國的獨佔資本非但有了更高度的膨脹，並且已顯得有些臃腫了。

美國生產的集中與獨佔趨勢，在兩次大戰之間，已足令人咋舌。據萊德勒（H. W. Laidler）的精密統計，在一九一九—三〇年間，全美被消滅的企業公司，大小共達八千零三家之多（見所著美國工業管理之集中 Concentration of Control in American Industry, 七頁）。如果就一九一九—三九年而論，則在製造業與鑛業的領域內，即已消滅了九千五百十八家公司（見世界獨佔資本與和平，一〇三頁）。在戰爭過程中，生產獨佔的程度，尤其可怕。根據一九四六年六月美國參院小企業委員會的調查報告書——經濟集中與第二次世界大戰（Economic Concentration and World War II）——我們知道：在一九三九年時，僱工在五十人以下的工廠，約佔全美工廠總數的百分之八十五，到一九四四年，已減為百分之八十三，而這五分之四的小工廠所僱用的工人，僅佔全美工人總數的八分之一！反之，在戰前，僱工人數在萬人以上的大工廠，全美僅有四十七家；可是，到一九四四年，竟增到了三四四家，這些大工廠的僱

工人數，更從戰前的一百四十萬人增到五百十萬人了！豪頓 (H. F. Houghton) 在全美經濟協會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第六十屆年會上，曾有一段精彩的報告，他說：

「一百家大公司所經手的軍需定貨合同（指戰時——著者），不下於總數的三分之一；它們佔用了百分之四十五的純鋼，百分之七十的合金鋼，百分之八十一的鋁，百分之七十九的銅以及百分之六十六的合金銅。」（載美國經濟評論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一九四八年五月份，八七頁）

又說：

「從一九四〇—四六年，在製造業與鑛業的領域內，由於兼併與收買的結果，有一千八百家公司都已消滅了。……在被收買的公司總數中，三分之一以上是屬於糧食工業，非電機工業與紡織工業的——這三種工業向以小型企業為主。加以，一九四〇年以來，約有三分之一被兼併的公司，是為那些最大的企業公司——資

本在五千萬美元以上者——所吞沒的。……而被吞併的公司中，有百分之九十的公司資產，均在五百萬美元以下。」（同書九〇頁）

不僅中、小型的企業公司，被大公司所兼併與收買，即使在大公司之間，也不免發生鯨吞現象。斯吐克斯 (K. C. Stokes) 在一九三六—四六年製造業大公司的金融趨向一文上這樣寫道：

「在戰爭期間，也給大企業公司的領域內帶來了多的變化。譬如，一九四三年時，有三十家軍需企業公司，曾被列入二百家最大企業公司的這一範疇；停戰以後，其中的一半，即無法維持它們的地位。到一九四六年底，共有二十六家戰前的大公司，已不能保全它們在最高二百家的身份了。」（載美國商務部所編之現代商業觀測 Survey of Current Business，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二三頁）

這意味着美國的生產獨佔，已不是普通的獨佔，而是特殊的獨佔；已不僅是高度的獨佔，並且是最高度的獨佔了。根據美國全國產業評議局 (National

Industrial Conference Board) 的報告，美國鋼鐵公司 (United States Steel Corporation) 一家的資產，即達二十一億美元，僱工人數有三十三萬六千人 (擁有全美鋼產能力的百分之四十三)；通用汽車公司 (General Motors Corporation) 一家，資產也達十九億八千萬美元，僱工人數亦達三十一萬四千人。此外，資產總額在八億美元、僱工人數在十五萬以上的廠家則有伯利恆鋼鐵公司 (Bethlehem Steel Corporation)、杜邦公司 (E. I. du Pont de Nemours Co.) 與福特汽車公司 (Ford Motor Co.)；資產總額在七億美元、僱工人數在十萬以上的廠家，則有通用電器公司 (General Electric Co.) 與庫替司·萊特公司 (Curtiss Wright Corporation) 兩家，而資產總額在五億美元、僱工人數在五萬以上的廠家，又有美國鋁業公司 (Aluminum Co. of America)，該公司獨佔全美鋁產) 與國際收割機公司 (International Harvester Co.) 兩家。至於資產總額介乎二億五千萬至五億美元、僱工人數介乎二萬五千至十萬的廠

家，另有十六家之多。（均載於該會所編之經濟記事 *Economic Record*，一九四四年三月廿一日，十二—三頁）這二十五家，實為美國最大的獨佔企業公司了。一九三七年時，它們的資產總額，已達一百零七億美元，到一九四二年，更增為一百四十七億美元（同前）。五年當中，就增加了四十億美元的資產，所以，它們戰後的資產總額，至少也該在二百億美元以上！

美國生產的集中與獨佔，既發展到這樣的程度，當然沒有任何自由競爭可言了。列甯在帝國主義論 (*Imperialism*) 上早予指出：

「資本主義進入帝國主義階段的時候，也就跨進了生產完全社會化（即生產社會性之意——著者）的門檻。不管它們怎樣，資本家將被拖進一個新的社會秩序裏去，這是從完全的自由競爭到完全的社會化的一個過渡的社會秩序。」（英譯本，一九四八年版，三二頁）

戰後的美國獨佔資本主義，就在這樣一個『過渡的社會秩序』裏。即使是

最正統的美國經濟學者，現在也不談『自由競爭的經濟學』，而談什麼『獨佔競爭的經濟學』（如 E. H. Chamberlin 於一九三五年著有 *Theory of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或『統制的經濟學』（如 A. P. Lerner 於一九四四年著有 *Economics of Control*）了。

二 金融資本與金融寡頭

然而，工業資本的獨佔，祇是獨佔資本主義的低級內容；唯有金融資本的獨佔，才是獨佔資本主義的高級內容。列甯說過：

「金融資本集中在少數人的手裏，執行着強有力的獨佔，從創立公司、發行股票、國家債券等方面，擷取了鉅量的累增的利潤，強化金融寡頭們的統治，爲着獨佔資本家的利益，向全社會強徵暴斂。」（帝國主義論，六六頁）

讓我們來看看美國金融資本的汚血與美國金融寡頭的臉譜吧：

美國的銀行，像一條無孔不入的馬蛭，它伸展到美國的每一個角落，吸吮美國人民的脂膏。在一八五〇年時，全美的銀行總數，還不過八二四家；一九〇〇年，增爲一〇、三八二家；到一九四四年，已增爲一四、五七九家（均見美國統計萃要，三八九頁）；到一九四七年底，更增爲一四、七一四家了！（聯邦準備公報，一九四八年五月，五八八頁）一九四四年時，全美銀行的資產總額，已經高達一千五百二十九億美元（美國統計萃要，三九二頁）！這幾年來，各銀行每年的盈利額，更在猛增不已。茲將全美銀行（限於已保險者）最近四年的盈利額，列表如下：

盈利額（單位：百萬美元）		所括包的銀行（單位：家）	
一九四四年	二、二一五	一三、二六八	
一九四五年	二、四八二	一三、三〇二	
一九四六年	二、八六三	一三、三五九	

一九四七年

三、〇九八

一三、四〇三

資料來源：根據聯邦準備公報，一九四八年五月，五八七頁。

這四年的銀行利潤，已經超過了一百億美元。儘管在表面上，它是全美一萬三千餘家銀行的共同利潤，但在實際上，多屬八大銀行的獨佔利潤！這八大銀行就是：全國城市銀行 (National City Bank)、紐約信託公司 (New York Trust Co.)、大通銀行 (The Chase National Bank)、銀行家信託公司 (Bankers Trust Co.)、美國國家協和銀行 (Bank of America National Association)、保證信託公司 (The Guaranty Trust Co.)、化學銀行及信託公司 (Chemical Bank & Trust Co.) 與 孟哈頓銀行 (Bank of the Manhattan Co.)。據統計，這八大銀行控制了三〇一家其他銀行、二八七家保險公司及五八五家鐵路、輪船和航空公司！它們直接掌握的製造業工廠，共達八四六家！八大銀行的老

未保險之銀行除外。

闊，又是一、二〇二家別的企業公司的董事！像紐約的六大銀團，在全美銀行的全部債券、優先股票與普通股票中，竟佔了百分之五七·三！其中，摩根·斯坦萊公司 (Morgan Stanley & Co.) 一家，就佔到百分之二三·二！此外，第一波士頓公司 (The First Boston Corporation) 佔了百分之一〇·七；孔·洛勃公司 (Kuhn-Loeb & Co.) 佔了百分之六·七；狄龍·利德公司 (Dillon Reed & Co.) 佔了百分之七·四；斯密司·巴乃公司 (Smith, Barney & Co.) 佔了百分之五·一；勃萊斯公司 (Blyth & Co.) 則佔百分之四·二！（均見臨時國民經濟委員會 Temporary National Economic Committee 向美國國會的報告書，第廿四卷，一二、九九一頁）

列甯更給我們指出：『帝國主義就是金融資本的獨佔。』（帝國主義論，七三頁）同時『銀行資本與工業資本的合併，并在這個金融資本的基礎上，建立了金融寡頭』（帝國主義論，一〇六頁），又是帝國主義的基本特徵之一。根

據上段的分析，我們已可看出：美國的工業資本是從屬於金融資本的；也就是說，美國的工業獨佔，祇是金融獨佔的一環。舉個最明顯的例子吧：匹資堡（Pittsburgh）是全世界最大的鋼城，它供應全球鋼鐵需用量的百分之三十以上，而這座鋼城的資產，十分之九却是屬於摩根（J. P. Morgan）與梅隆（Mellon）兩大金融寡頭所有的。像這樣高度的資本主義獨佔，可說是舉世無匹的了！

三 『六十家族』與『八大財團』

一九三八年，龍德堡（F. Lundberg）在他那部巨著美國六十家族（America's 60 Families）裏，載有最透闢、最深刻的一段話：

『今天的美國，是被六十家首富這一階層所私有與獨佔着的。……這些家族，就是現代工業寡頭的生存中心，他們獨佔了美國。從南北戰爭以來，他們漸漸通過一個

名義上(De jure)的民主政府，施行統治；但在這個政府的背後，却存在着一個事實上(De facto)的政府，具有絕對主義與財閥政治的容貌。這個事實上的政府才是真正的美國政府——非正式的、看不見的、捉摸不住的！這個政府就是在金元民主主義(Dollar democracy)下的貨幣政府(The Government of Money)。』(見三頁)

根據龍德堡氏的權威研究，幾乎每一個美國的產業部門，都抓在這六十家族的掌心裏。這兒，我可列出一張清單（主要根據美國六十家族，二六一—二七頁）：

產業部門

獨佔的家族

鋼鐵工業

摩根、梅隆、費浦斯 (Phipps)

汽車工業

福特、費夏 (Fisher)

石油工業

洛基非勒 (Rockefeller)、哈克乃司 (Harkness)

化學工業

杜邦、韋柏 (Weber)

鋁產工業

煤礦工業

菸煙工業

鐵路公司

採礦工業

銅產工業

紡織工業

機器工業

地產業

小麥交易

證券交易

銀行保險業

留聲業

梅隆柏溫德 (Perwind)雷諾 (Reynolds) · 杜克 (Dukes)哥爾德 (Goulds) · 喜羅 (Hills)密爾司 (O. L. Mills) · 麥克林 (E. B. McLean)詹姆士 (A. C. James)邁卡爾夫 (Metcalfs) · 考西蘭 (Cochran)麥克考密克 (McCormick) · 辛根亭 (Guggenheirn)阿司吐 (Asters) · 格林 (Greens) · 塔虎脫 (Taffs)帕登 (J. A. Patten)海頓 (C. Hayden)貝寇 (Bakers) · 史替爾曼 (Stillmans)詹森 (E. R. Johnson)

上面所列的，還不過三十家族，却已把全美最重要的產業部門，獨佔無遺了。像這樣絕對性的獨佔，必然會造成美國社會裏的特權階層，誠如戴維斯教授 (Prof. J. Davies) 在他的資本主義及其文化 (Capitalism and its Culture) 上所指出：

『金融資本；現代戰術，在維繫各大家族托辣斯間的紐帶，它不可避免地將會建立一個世襲的階級。』（轉引自美國六十家族，四九頁）

目下，在這個世襲的階級裏，更以蛛網形的姻親關係（亦據龍德堡的調查），加強『維繫各大家族托辣斯間的紐帶』，因而，在六十家族之上，又出現了『八大財團』！這『八大財團』究竟控有多少財產，也實在無法估算。現在參照龍德堡、勞契斯脫 (A. Rochester, 見所著美國的統治者 Rulers of America, 一九三七年版)，普利特 (D. N. Pitt, 見所著星光燦爛下的陰影 Star-Spangled Shadow, 一九四八版) 諸氏的估計以及美國官方統計，我把

美國八大財團的獨佔財富，彙成下表：

一	摩根財團	約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
二	梅隆財團	約一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
三	孔·洛勃財團	約一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
四	洛基非勒財團	約六、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
五	芝加哥財團	約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
六	杜邦財團	約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
七	克里富蘭 (Cleveland) 財團	約一、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
八	波士頓財團	約一、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

這八大財團的資產總額，竟約達九百億美元之譜！九百億美元，這簡直是一個天文數字！戰前美國全年的國民所得，平均（指一九二九—三九年）也不過六百億美元！歐洲十六國預計可以借到的馬歇爾金元，也祇有二百餘億美元！

元，所以，美國八大財團的實際財力，不僅獨佔了美國的國民經濟，甚至足以支配整個資本主義世界！

四 獨佔資本的臃腫

現在，我們當可理解：所謂美國暴富，實際祇指美國獨佔資本家或金融寡頭的暴富而已！生產資本愈集中，金融資本愈獨佔，金融寡頭的暴富程度也愈高。金融寡頭愈暴富，又反過來加速了生產資本與金融資本的集中與獨佔！兩者互為因果，成爲後期獨佔資本主義階段的特殊現象。

到今天，美國獨佔資本的膨脹傾向，愈形劇速。美國國會小企業委員會所提出的美國與經濟集中及獨佔 (United States vs. Economic Concentration & Monopoly.) 這一報告書中，也不得不這樣承認：

「在目前，政府對於阻止經濟集中的努力，還不能發揮任何效驗。」（見該書十

二頁)

豪頓氏也抱着同樣的看法，他得出一個這樣的結論：

「基於歷史的前例，我們覺得：在一個持續的繁榮狀態下，兼併運動將會加速；倘使在一個蕭條的狀態下，小企業的前途甚至還更不利。」（美國經濟評論，一九

四八年五月，九一頁）

獨佔資本主義發展到這個階段，實已臃腫不堪了。列甯早給我們作了一個天才的預見：

「生產變成社會的，但佔有仍為私人的。社會的生產工具依然是極少數人的私有財產。表面上所謂的自由競爭的一般結構，雖還存在；但極少數獨佔資本家加於其餘人民的羈絆，却變得一百倍的笨重、累贅與難於容忍了。」（帝國主義論三二一—三三三頁）

這就是說，在最高度的、絕對的獨佔經濟體制內，社會性的生產與私人性

的佔有間的矛盾，是變得愈益尖銳與不可調和了。再加『金元民主主義下的貨幣政府』，還要拚命給胖得發腫的獨佔資本打補血針！工業統計局 (Industrial Statistics Division) 在聯邦資助的戰時製造廠家 (War-Created Manufacturing Plant Federally Financed) 上，很具體地告訴我們……

『列於聯邦資助擴張方案內的，主要限於那些巨型廠家。祇有政府工廠或大公司才能在承平時代贏致利潤。……在聯邦所資助的私營新廠中，大廠佔了百分之八七的投資，每廠所得的資助，均在五百萬美元以上；共祇一億二千五百萬美元資助那些小廠，每廠所得，平均不到百萬美元。』（見三頁）

美國政府所以厚於大廠而薄於小廠，戳穿來說，也是不足為怪的！因為，『貨幣政府』裏的袞袞諸公，不過是金融寡頭一手豢養的鷹犬而已！華盛頓的白宮祇是華爾街金融寡頭們特設的『政治總部』吧了！難怪美國威爾遜總統 (Wilson) 也要感慨地說：『美國的主人，就是資本家與工廠老闆。』（一九一

三年語)

這就是美國的獨佔資本！獨佔資本愈集中，美國的社會矛盾也就愈益惡化！馬克思更給我們清清楚楚地指出：

「一個繼續成長的資本集中，就是資本主義生產的物質前提；同時又是資本主義生產的後果。伴隨着資本的集中，對於大小的直接生產者，又會帶來一種日益激化的收買現象，兩者是彼此關聯着的。」（資本論，英譯本，三卷，二五七頁）

事實上，今天的美國，不僅小生產者會被獨佔資本所收買，就是大生產者也不能倖免了。美國早已不是一個『自由企業』的國家，從二十世紀以來，它已變成一個『獨佔企業』的國家；到這次大戰後，它更變成一個八大財團獨佔的國家了！

第三章 戰後美國的經濟擴張

戰後美國的獨佔資本，既由高度膨脹而呈現臃腫，它的向外擴張，就可說是一個必然的邏輯發展過程。紐約時報公然這樣叫囂：『孤立主義的時代，已終結了！替代它的，是一個美國責任的時代（An epoch of American responsibility）。』（見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二日，該報）說的更明朗些，美國金融寡頭的代理人已把二十世紀定名為『美國世紀』了！

美國獨佔資本主義發展到這一個新階段，由於國內經濟的絕對獨佔，早已否定了『企業自由』；然而，美國金融寡頭們還要把國內的絕對獨佔擴大為資本主義世界的絕對獨佔，居然明目張胆地肯定了『擴張自由』！從商品市場到資本市場，從南美到歐洲，再從遠東到近東，都出現了美國獨佔資本家的一隻

隻血淋淋的魔手！

一 生產擴張與商品輸出

馬克思會說：『生產手段的擴張，就是勞動生產力增長的一個表現。』（資本論一卷、六八二頁）又說：『資本的累積，將伴隨着勞動生產力的發展，並且助長了資本突然擴張的能力。』（同前，六九三頁）因而，美國戰時與戰後生產的高度集中，必然大大提高了資本的有機構成，也就相對地增進了工業生產力。倘以全世界的工業產量爲一〇〇，那麼，一八七〇年時的美國，尙祇佔到其中的百分之二三·五；到一九一三年，已佔到百分之三五·八；到一九二九年，更佔到百分之四二·二（根據牛津大學統計研究所月報 Bulletin of Oxford University，八卷十期，一九四六年十月，三一五頁）。到一九三七年，它已佔到資本主義世界全部工業產量的百分之四八·六了（根據 A.

Leontyev 估算，見新時代，一九四七年七月十六日，第三頁）。再根據美國國民經濟調查研究所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庫茲乃茨 (S. Kuznets) 的權威統計，我們曉得在這次大戰過程中，美國全國的總生產量，比上次大戰時增大了三倍（見所著戰時之國民生產 National Product in War-time，一九四五年版，九九頁）！到這次大戰後，在資本主義世界裏，美國已經佔有三分之二的工業生產了！如果就個別工業生產來看，那末，一九四七年的鋼鐵產量，已比一九三九年增加了百分之九五；在同一時期內，石油產量增加了百分之五九，煤的產量增加了百分之四六，機器的產量更增加了百分之一七七，紡織品的產量增加了百分之六三！整個說來，一九四七年底美國的工業產量，已比戰前增加了百分之八七（均見倫敦經濟學者記事與統計增刊 Records & Statistics，一九四八年九月十一日，一二七頁）！

然而，戰後美國工業生產的擴張，并不能與社會購買力相適應，終於造成

了相對的生產過剩現象。美國獨佔資本家亟亟於商品輸出，無非爲了挽救這一個生產危機而已。

聯合國最近發表了一本歐洲經濟情勢觀測 (A. Survey of the Economic Situation of Europe, 一九四八年版)，對於美國的生產與輸出，亦解析頗詳。茲特根據該書，將美國戰前與戰後的商品生產與商品輸出，編成下面這張簡表：(單位：一億美元)

	一九二一—一九二九年平均數	一九四六年	一九四七年
美國全年生產總值	八四·三	二〇三·七	二二八·二
美國全年輸出總值	三·六	一〇·〇	一五·一
輸出總值在生產總值中			
所佔之百分比(%)	四·三	四·九	六·六

資料來源：前揭書，六一頁。

● 根據美國商務部統計，一九四七年輸出總值的實數爲一四·四億美元。

從商品輸出總值來看，戰後的美國，已較戰前增加了三倍以上！如果從貿易國別來看，更可顯出戰後美國輸出的激增。在一九四六年，全世界尚有二十二個國家的對美貿易，是站在出超地位的；可是，到一九四七年，却僅有英屬馬來亞、古巴、庫拉薩奧（Curaçao），在荷屬西印度）與危地馬拉四地了（見經濟學者增刊，一九四八年三月十三日，二二二頁）。這因為戰後美國在歐洲（特別是西歐諸國）及亞洲方面，已經替代戰前的德、日兩國，取得獨霸的優勢。如以一九三八年與一九四七年相比，則戰後美國對法、荷、比、義、瑞士諸國的輸出總值，平均較戰前增加了五倍以上；而對中國、印度諸國的輸出總值，則平均擴張了十倍以上！

即使如此，戰後美國的商品輸出，依然趕不上它的生產擴張。倘要維持戰後美國的充份就業，全年輸出總值在全年生產總值中所佔的百分比，至少應達百分之十。在戰時（一九四三—四五年），這個百分數，曾達到百分之十一

（見美國統計萃要，八八八頁）。在戰前的景氣時代（如一九一九年及一九二七年），也都超過百分之十。然而，停戰以來，這個百分數還沒有超過百分之七，自然保不全充份就業，而不免發生生產危機了。

爲了替剩餘商品找尋新的出路，美國獨佔資本家就以『貿易自由』與『機會均等』爲掩護，積極促成國際貿易組織（International Trade Organization）。從日內瓦會議（一九四七年四月）到哈瓦那（Havana）會議（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均由美國一手包辦。國際貿易組織憲章現已通過，但還沒有正式實施。不管前途怎樣，但有一點我們却可斷言，就是：國際貿易組織的成立，完全爲了擴張美國的商品輸出。通過這個組織，可使美國獨佔資本家進一步控制與獨佔資本主義世界的商品市場。

然而，在資本主義世界裏，除了美國以外，其他國家都在普遍鬧窮，『金元饑饉』現象日益嚴重。美國即使控制了資本主義世界的商品市場，還不足解決美國相對的生產過剩危機。於是，美國獨佔資本家就加緊掠奪資本主義世界的資本市場了。列寧非常明快地說過：

「在舊資本主義下，自由競爭盛行，商品輸出是一個最典型的特徵，而在新資本主義下，獨佔盛行，資本輸出就變成最典型的特徵了。」（帝國主義論，七六頁）

前面已經提到，在十九世紀末葉，美國已進入獨佔資本主義階段（即新資本主義），從這時起，美國資本輸出的增長率，實已快於商品輸出。從一八九九年到一九三八年，這五十年間，美國每年的商品輸出總值，從十一億美元增為三十億美元（見美國統計萃要，八八九頁），還沒有超過兩倍；而同一時期的海外投資總額，却已由四億五千六百萬美元（根據 N. T. Bacon 的估計，載耶魯評論 Yale Review，一九〇〇年十一月，二六五—八五頁）增為一百二

十四億三千二百萬美元（指一九三六年，根據 L. M. Hacker 估計，見所著今日之美國問題 *American Problem of To-day*，一三七頁），竟然增加了三十倍！所以，即使在這次大戰以前，美國已經是一個典型的獨佔資本主義或帝國主義國家了。

一九三九年以來，特別是戰後的幾年，美國資本輸出的數額，尤其龐大。根據美國商務部所編之一九四〇年美國國際收支（*The Balance of International Paym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1940*），這一年美國的海外投資總額，共爲一〇九億七千五百萬美元（見五二頁）。另據美國財政部估計，到一九四五年，這一數字，已增爲一百七十三億美元。再據美國商務部統計，一九四六年的海外投資額爲四十七億美元，一九四七年爲八十七億美元（均見經濟學者增刊，一九四八年六月十九日，五四六頁）。如此，則一九四六年美國海外投資總額應爲二百二十億美元；一九四七年則爲三百零七億美元。粗略估計，當

爲三百億美元。但在實際上，絕不止此數。卽以此數而論，已可看出戰後美國資本輸出的增長率，遠要超過戰前了！戰前五十年間，共約增加了一百二十億元，每年平均增加二億四千萬美元；而這次開戰後的十年間，竟約增加了一百八十億美元，每年平均增加十八億美元，其增長率約比戰前膨大了六倍半！倘以戰後的幾年而論，幾乎比戰前膨大三十倍了！（照著者的估計，目前美國的海外投資總額，約爲四百億美元左右。）

這一個空前膨大的資本輸出，亦爲美國獨佔資本主義發展到新階段的基本特徵之一。靠着它，美國獨佔資本家可從國內的資本累積，擴大爲國際的資本累積，使他們在資本主義世界裏，加強了剩餘價值的剝削！根據美國商務部的一九三五年美國國際收支，在一九二〇—一九二九年間，美國每年海外投資的利得，平均不過三億七千二百萬美元（見八二—三頁）；再根據拉萊氏（H. B. Lary）的在世界經濟中的美國（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World Economy, 1

九四三年版）一書，一九三九年時，這筆利得已增爲四億美元（見八二頁）。戰後的兩年，利得額累增愈快。據美國商務部統計，一九四六年爲五億五千四百萬美元，一九四七年復增爲七億七千九百萬美元（見現代商業觀測，一九四八年三月，二一頁）。這還純指直接的長期投資，如果加上短期投資與政府貸款的利得，一九四七年已達十億美元以上（同前），在美國資本輸出史上，這也是破天荒的記錄。

戰後美國所以加緊推行資本輸出的擴張政策，還可從那批御用學者的言論中，找出更具體的解釋來。拉萊氏在替美國商務部寫的那本書上（同前），赤裸裸地承認：

「爲了替我們的高級的生活程度與龐大的儲蓄能力着想，美國資本應該恢復海外的投資活動，這既是自然的，也是合乎邏輯的。」（十九頁）

這等於說，美國獨佔資本家向海外囊括脂膏，來維持自己的『高級生活程

度』，是很『自然』而『合乎邏輯』的！試問：這是什麼邏輯？一言以蔽之，它祇是獨佔邏輯、剝削邏輯、榨取邏輯而已！

這個非人道、反人性的侵略邏輯，不僅是帶有經濟性的，并且帶有濃烈的政治性與軍事性！甚至一位美國自由主義的經濟學教授揚格氏（J. P. Young）也覺得『海外投資是被用作一種政治擴張的手段的。』（見所著國際經濟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一九四二年版，三九六頁）而蘇丹巴哈氏（W. Sulzbach）更說得痛快：『海外投資生殖了帝國主義；帝國主義又生殖了軍國主義；軍國主義更生殖了戰爭。』（見所著資本主義的戰爭販子（“Capitalistic War-monger”），一九四二年版，五頁）美國獨佔資本家稱霸於資本主義世界的資本市場，猶不以爲足，更操縱了國際貨幣基金（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與國際建設與開發銀行（International Bank of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兩大機構（均成立於一九四四年七月一日），要想公開地獨霸

資本主義世界的資本市場。而所謂『馬歇爾計劃』（詳見第九章），本質上，實爲一種帶有政治性與軍事性的資本輸出計劃吧了！

三 向全世界擴張

商品輸出與資本輸出，就是戰後美國向外擴張的兩大經濟武器。但，正如阿倫（R. G. D. Allen）所指出：『商品輸出與海外投資這兩大政策，在美國是密切關聯着的。』（見倫敦經濟雜誌 *The Economic Journal*，一九四五年四月，四五頁）美國獨佔資本家輸出资本的原始動機之一，無非爲求商品輸出的擴張。像對外貸款原爲資本輸出形態的一種，美國貸款給別國，往往是以別國購進美國商品爲交換條件的。這樣，美國的剩餘商品與剩餘資本，不是可以同時找到出路了嗎？

這是『一箭雙鵰』式的經濟擴張，它的侵略性與盜劫性，是無與倫比的。

一位庸俗經濟學家考潑蘭德氏(D. B. Copland)在狂論『美國經濟領導權』的時候，不禁脫口而出：『以往的美國經濟，從沒有像現在這樣，在全世界充當着一個擴張主義的角色的。』（見哈佛商業評論 Harvard Business Review，一九四五年夏季號，四一八頁）

美國獨佔資本向全世界的擴張，大體可以分成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在上次大戰以前，美國的勢力範圍，主要仍局限於西半球。譬如：一九二三年時，在二十六億美元的全部海外投資中，投於墨西哥者，已佔百分之四十，此外，加拿大佔了百分之二九，古巴、菲律賓及其他中南美諸國，佔了百分之十四，歐洲佔百分之十三，日本與中國則佔百分之四（參閱：H. D. Henderson 著國際投資問題 The Problem of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一九三七年版，一二八頁）。第二階段，在兩次大戰之間，美國已與英、德、日在歐洲及遠東市場上爭霸了。以一九三六年而論，在全部美國海外投資（一百二十四億三千二百萬

美元)中，加拿大佔了百分之二八·九；墨西哥與中美諸國佔了百分之二·五；南美諸國佔了百分之二二·六；歐洲佔了百分之二五·七；亞洲與太平洋佔了百分之九·三，非洲與其他各國則佔百分之一。(均見今日之美國問題，一三七頁)倘與一九一三年相比，則歐洲與遠東所佔之百分比，都已增長了一倍！第三階段，即這次大戰以來，美國不僅獨霸了遠東(尤其是日本與中國)的商品市場，并且支配了整個歐洲(尤其是德、義)市場(蘇聯與東歐除外)，甚至已經深入到大英帝國的心臟，像香港、印度、南洋、埃及、巴勒斯坦等地，幾乎也已變成了美貨與金元的世界！

在現階段，這一個世界性的擴張政策，實可以『馬歇爾計劃』作為具體的標誌！『歐洲復興方案』(European Recovery Programme)祇是『馬歇爾計劃』的歐洲版，此外，還有形形色色的遠東版、中東版、拉丁美洲版！世界性的經濟擴張，就是獨佔資本主義或帝國主義新階段最顯著的特徵。美國獨佔資

本家不僅要分割世界殖民地，並且要使資本主義世界甚至全世界淪爲『大美帝國』的殖民地！這當然是一個狂妄的希特勒式的幻想！幻想終究要幻滅的，在最後的幾章裏，我們將作進一步的分析。

第四章 英國的獨佔資本與經濟危機

英國是老牌的資本主義國家，在十九世紀八十年代以前，它還是『世界的工廠』(The Workshop of the World)，這是由於兩大客觀條件所促成的：首先，英國是工業革命的搖籃，它有着深厚的工業基礎，雄厚的工業資本與衆多的技術工人，它更有得天獨厚的煤礦，使它具備了工業化的技術條件。其次，它擁有廣大的殖民地，澳洲、印度、加拿大等地分別供給它羊毛、棉花、糧食以及其他工業原料，它不但可向殖民地掠取原料，更可向殖民地推銷工業製成品，就使英國的資本主義，有了高度發展的可能。根據牛津大學月報一八七〇年時，在全世界的工業產量(假定爲一〇〇)中，英國高居首位，佔了百分之三一·八(當時美國佔百分之二三·五；德國佔百分之二三·二)(見八

卷十期，三一五頁）。可是，九十年代以後，由於美、德資本主義勢力的伸張，英國已不再是資本主義世界裏的工業霸主了。到一九一三年，英國的工業產量，僅佔全世界的百分之十四，美國則佔百分之三五·八，德國亦佔百分之一五·九。（同上）到這次大戰前夕，這種情勢，依然沒有改變。儘管如此，英國工業上的獨佔傾向，却日益增強。然而，這個獨佔傾向的強化，并非單純地意味着獨佔資本的繼續膨脹，並且也顯示了英國獨佔資本主義在資本主義世界裏的掙扎圖存。它與美國獨佔資本的成長，各有千秋，因為，後者是生產高度繁榮與經濟積極擴張刺激起來的。

一 工業獨佔與『國有化』

在一切英國工業中，開獨佔風氣之先者，當推鋼鐵與紡織兩業。從一八九〇年起，它們的獨佔傾向，已極顯著。兩次大戰之間，在各種工業部門裏，都

加速形成了獨佔集團，特別是棉紡織業、鋼鐵業、化學工業、造船業與水泥業。其中復以化學工業的生產，最爲集中。

英國工業的獨佔形態，可以大別爲三類：第一類是聯鎖式的，由一家資本雄厚的大工廠，收買同業的小工廠，各工廠組合後，仍保持獨立經營，像一九一〇年的帝國煙草公司(Imperial Tobacco Co.)，就是收買了十七個小工廠而成立的。第二類是兼併式的，像用『大魚吃小魚』的方式，把同業吞併過來，予以改組，化爲一個新的生產單位，像一九〇〇年成立的協和普特蘭水泥工廠(Associated Portland Cement Manufacturers)，就代表這一種類型。第三類是混合式的，它主要的目的，在求價格壟斷與技術改造，像鄧祿普樹膠公司(Dunlop Rubber Co.)與摩利斯汽車公司(Morris Motors)，均屬此類。

根據英國費邊社路易士氏(W. A. Lewis)在英國工業中之獨佔(Monopoly in British Industry)，一九四七年版)一書的研究，我們對於英國工業的獨佔程

度，當可得到一個具體的認識。路易士氏按照工廠規模，將英國工業分爲三組：
第一組——指廠數在二百單位以下，每廠僱工人數在一百五十人以上者，約佔百分之三一。

第二組——指廠數在二百單位以下，每廠僱工人數在一百五十人以下者，約佔百分之十二。

第三組——指廠數在二百單位以上，每廠僱工人數在一百五十人以下者，約佔百分之五七。

在第一組中，獨佔成份最大，佔了百分之二一。其中以鋼鐵工業，人造絲業、機器工業、無線電器材工業、造船工業、煙草工業、化學工業、石油工業、水泥工業、樹膠工業爲主。（非獨佔成份則佔百分之十）

在第二組中，獨佔成份佔百分之六，以衣織工業、機器工業、五金工業、火柴工業爲主。（非獨佔成份亦佔百分之六）

在第三組中，獨佔成份最小，僅佔百分之二，以紡織機器工業、麵粉工業爲主。（非獨佔成份則佔百分之五五）

三者相加，在整個英國工業部門中，獨佔的成份，共佔百分之廿九，其全部僱工人數共爲一、四六八、四七五人。（均見該書十八—十九頁）（按英國製造工業的全部工人，現在約有六百餘萬人）

但這種分析，頗嫌籠統。因爲，英國每一種主要的工業產品與價格，也像美國那樣，是被少數廠家所直接操縱了的。例如，在化學工業方面，帝國化學工業有限公司（Imperial Chemical Industries Ltd.）與列佛兄弟公司（Lever Bros.）兩家，幾乎分霸了一切。前者資本額高達七千四百萬英鎊，獨佔了染料、炸藥、肥料、油漆與化妝品的生產；後者也擁有資本七千三百萬英鎊，獨佔了植物油、肥皂、火柴及藥品的生產，像炸藥，染料等的獨佔程度，竟然達到百分之百！至於鋼鐵工業方面，也有十八家大托辣斯，而以鮑爾溫公司

(Baldwins) · 英國鋼鐵公司 (English Steel Corporation) · 蘭開夏鋼鐵公司 (Lancashire Steel Corporation) · 合衆鋼鐵公司 (United Steel Co.) 等爲主。這十八家的產量，佔了全英鋼鐵產量的三分之二！據英戈特氏 (Ingot) 在鋼鐵工業社會化 (The Socialization of Iron and Steel) 上估計，這十八家的資本總額，高達九千五百萬英鎊。從一九三四年以來，它們聯合成立了英國鋼鐵業聯盟 (British Iron and Steel Federation)，實際獨佔全英的鋼鐵生產與價格。再就紡織業部門來說，也分別爲各大廠家所霸持，在棉紡織業方面，有蘭開夏棉業公司 (Lancashire Cotton Corporation) · 埃及棉紡組合公司 (Combined Egyptian Mills) · 上等棉紡協和工廠 (The Fine Cotton Spinner's and Doupler's Association) 等，在毛紡織業方面，有伍爾康勃有限公司 (Woolcombers Ltd.)；在人造絲業方面又有庫托德有限公司 (Courtaulds Ltd.) 等。

如果純從量的方面（如產量、資本額等）來看，英國工業的生產規模，自

然遠不如美國；可是，倘從質的方面來看，英國生產的集中程度，實不下於美國，在某些工業部門（如化學工業），甚至超過美國。雖說大英帝國的經濟基礎，已搖搖欲墜；但英國既得利益集團的獨佔資本，依然支配着英國國民經濟的命脈。一九四五年工黨上台後，即使已把少數獨佔性的企業，收歸國營；可是，它對獨佔資本家的基本利益，絲毫無犯。譬如：煤礦、運輸工具與動力工業收歸國有後，原主共約收回了十五億英鎊的政府債券，作為補償，每年尚可受享百分之二·五至百分之三的利息！誠如波萊耶科夫（P. Polyakov）所指出：

「所謂英國工業的國有化，截然不同於真正的國有化政策，後者是為人民利益着想的。工黨政府却替英國大資本家效勞，利用一個羣衆的要求，來欺騙人民，并把英國經濟恐慌的担子，一股腦兒地放在人民的肩頭上！」（見新時代，一九四八年四月廿八日，九頁）

同時，從企業利潤的陡增上，也可反映戰後英國獨佔資本的囂張。根據

經濟學者統計，如以一九八四家公司於一九四四年所得利潤爲一〇〇，則一九四五年的指數爲一〇三·六；一九四六年爲一一五·七；一九四七年更增爲一四五·二！（均見增刊，一九四八年二月七日，一一三頁）我們曉得：一九四七年是英國經濟最艱困的年頭，而英國獨佔資本家竟然攫取了超額的利潤，這實可視爲資本主義社會發展到最後階段的『迴光返照』！

二 金融資本的掙扎

不用說，英國的工業資本，也像美國那樣，是從屬於金融資本的。弗羅蘭氏（F. Verulam）在所著帝國主義與人民（Imperialism and the People，一九四四年版）上告訴我們：

『一九三七年時，五大銀行獨霸了一百五十家公司的董事席，并在其他公司佔有了二、〇三六席的董事。』（見十二頁）

這五大銀行，即密德蘭銀行 (Midland Bank)、國民地方銀行 (National

Provincial Bank)、威斯敏斯特銀行 (Westminster Bank)、路易斯銀行

(Lloyds Bank) 與巴克萊銀行 (Barclays Bank)，通常稱爲『五大家』 (Big

Five)。根據經濟學者的統計，一九四七年時，這『五大家』共得的利潤總

額，高達八百零一萬英鎊，比一九四六年又增加了百分之一！(見增刊，一九

四八年一月十日，三六一七頁及一月十七日，五六頁) 如果加上其他銀行的利

潤，一九四七年的總數，當在一千四、五百萬英鎊。從數量看，也遠不及美

國，但因英國金融資本對於工業資本的控制，通過一種特別集中的方式，就使

金融資本在實際上發揮了極高的權威。從一九一七年以來，在金融寡頭的操作

之下，成立了英國實業聯盟 (The Federation of British Industries，簡稱F.

B. I.) 使全英的產業部門，都直接聽命於這一個太上機關。一九四七年時，這

個聯盟的會員，竟包括了五千個個別廠家與二百七十個企業團體。這些會員的

全部僱工人數，高達五百萬人；全部資本總額，更達六十億英鎊（均根據B. I.一九四七年年報）！聯盟的每屆主席，都是鼎鼎大名的獨佔資本家。過去十一任的主席，就身兼一百席董事長的地位，並且都是屬於大工廠與大銀行的。現任聯盟的四大執委爲巴留爵士（Sir Clive Baillieu）、納爾遜爵士（Sir George Nelson）、貝乃脫爵士（Sir Peter Bennett）與戈登伯爵（Lord Dudley Gordon），他們是三十二家公司的董事，其中就有五家銀行與九家保險信託公司。像巴留爵士一人，就擔任了十一家銀行、五金工廠與樹膠工廠的董事。這些事實，已足說明英國金融資本與工業資本的勾搭與姻緣了。

不但如此，英國金融寡頭還直接干預政治。在英國政府的許多部門裏——包括商務部、殖民部、燃料動力部、勞働部、運輸部、經濟計劃部、教育部、民航部、衛生部等——，都有F. B. I.的正式代言人。所以，英國金融寡頭才是英國實際政治的幕後人物。

最富有諷刺的，莫過於英格蘭銀行（Bank of England）的國有了（已於一九四六年三月一日正式國有）。該行原有資本不過一千四百餘萬英鎊，收回國有後，從前的股東不僅得到了價值五千八百餘萬英鎊的債券，並且還可坐享百分之三的年息！再加現在英格蘭銀行的總裁卡杜（T. S. Catto）與副總裁柯鮑爾德（C. F. Cobbold）兩氏，就是舊英格蘭銀行的行長與副行長，像這樣的國有，當然是有名無實的，甚至連經濟學者也要挖苦一句：『一九四六年國有的英格蘭銀行，與一九四五年的私有銀行，基本上毫無差別。』但在事實上，還不僅如此。就我們看，英國金融寡頭却可利用一種政治權力，使金融資本的地位，益趨穩固。弗羅蘭氏一針見血地予以揭穿：

「戰爭給國家資本主義帶來了一個極大的擴張，它的結果，反而增強了大獨佔資本家的地位。」（見帝國主義與人民，三六頁）

然而，時代畢竟不同了！英國金融資本的黃金時代，畢竟過去了！英國當

代經濟學大師凱恩斯 (J. M. Keynes) 在他的貨幣論 (A Treatise on Money) 上，雖曾誇稱『英格蘭銀行是國際交響樂隊的指揮者』(二卷，三〇七頁)，但到一九四五年，他却不得不親自領隊，往華盛頓去乞借金元了。在國際金融市場上，英鎊的身價，再不像戰前那樣吃香了，『國際交響樂隊』早已從倫敦搬到紐約去演奏了。所以，英國的金融資本雖還支配着英國國內的政治經濟，但在資本主義世界裏，英鎊的地位，顯已風雨飄搖了。英國金融寡頭正圖掙扎，還想重溫英鎊集團的舊夢！然而，這祇是掙扎——最後的掙扎；這祇是一場夢——一場迷夢；在迷夢中掙扎，是永遠沒有甦醒的日子的，何況，英國社會經濟也已進到變革的前夜了！

三 商品輸出與資本輸出

英國獨佔資本的消長，還可從商品輸出與資本輸出的總趨勢上表現出來

大體說來，從一八五〇—一九一三年，可稱爲英國帝國主義經濟的擴張時期。就商品輸出言，這六十餘年間，計約增加了六倍。根據英國貿易部的歷年統計，一八五〇年的輸出總值爲七千萬英鎊；而一九一〇—一三年的平均數值則爲四億六千五百萬英鎊。再就資本輸出言，在同一時期，幾乎增加了二十四倍。一八四三年的海外投資總額爲一億五千萬英鎊；至一九一三年，已增爲三十七億六千三百萬英鎊了（同前）。在上次大戰前夕，英國的商品輸出，與美國勢均力敵；英國的資本輸出，更六倍於美國，合併來看，英國還佔着相對的優勢。

可是，上次大戰後，情勢大變。在兩次大戰之間，無論是商品輸出或資本輸出，英國都在江河日下。從一九一五—三八年，英國商品輸出的總趨勢，並沒有上升，而是下降。根據英國商務部統計，一九一五—一九年的平均數值爲五億四千三百萬英鎊；至一九三五—三八年反而減爲四億六千萬英鎊

了。卡恩氏 (A. E. Kahn) 在所著世界經濟中的英國 (Great Britain in the World Economy, 一九四六年版) 上作了一個很有價值的研究。根據他的分析，在一九一三—三七年間，英國商品輸出的情形，每況愈下。倘以全世界的輸出總和爲一〇〇，則一九一三年時，英國佔到百分之二三·一一；一九二四年減爲百分之二二·九四；一九二九年再減爲百分之二〇·八六；一九三七年更減爲百分之九·八七（均見一三二頁）。再看兩次大戰之間的資本輸出，其總趨勢也是減多增少，一九三八年海外投資總額，不過三十二億九千二百萬英鎊，總數尙低於一九一三年。而同一時期美國的商品輸出與資本輸出，均猛增不已。以一九三六—三八年而論，美國的輸出總值，約爲三十億美元，海外投資總額亦已增達一百二十四億美元，合併來看，美國已經佔到了相對的優勢。

這次大戰後，資本主義世界裏的經濟形勢，對英國益趨不利。戰前英

美、德、日分霸的局面，一變而為美國獨霸的局面，這對英國的商品輸出與資本輸出，都是一個致命的打擊。儘管說，一九四七年英國商品輸出的總值（Value），已從一九三八年的五億三千萬英鎊增為十一億九千萬英鎊，但就輸出總量（Volume）而言，則一九四七年僅較一九三八年增加百分之八！（一九四六年尚較一九三八年低百分之一）同時，英國商品的市場，已漸漸局限於帝國本部了。一九三八年時，在商品輸出總值中，輸往帝國範圍以外者，佔了百分之五〇・一四，輸往英國各屬地及自治領者，佔了百分之四九・八六。前者多於後者。到一九四七年，這個形勢完全顛倒過來。前者僅佔百分之四七・二七；後者則增為百分之五二・七三（均見經濟學者增刊，一九四八年二月廿八日，一七九頁）。再就各洲來看，也可發現英國商品市場已從美洲、歐洲及大洋洲，被美國商品排擠出來，茲根據英國商務部統計，列成下面這張英國商品輸出地域百分比表：

	一九三八年	一九四七年
法國及北歐	二九·七五	二六·二七
歐洲其他國家	六·八四	七·八〇
非洲	一五·六四	一六·七七
印度與西亞諸國	一〇·二三	一四·四二
亞洲其他國家	六·三六	七·六三
大洋洲	一二·三五	一〇·二一
北美	九·三四	八·一六
中美與西印度	二·二三	一·九二
南美	七·二六	六·八二

講到戰後英國的資本輸出，也有滄桑之感。在一九三八年時，英國全部海外投資總值，不到三十三億英鎊，戰時既變賣掉十一億鎊，所剩不過二十二億

英鎊。根據英國政府發表的白皮書——名爲一九四七年英國的國民所得與支出 (National Income and Expenditure of the United Kingdom, 1947) ——，可知戰後英國的國際收支逆差，一九四六年爲三億八千萬英鎊，一九四七年更達六億七千五百萬英鎊，兩者相加，則爲十億五千萬英鎊。在戰後兩年中，英國借到的外債，主要共有兩筆：計美國借款爲九億三千七百萬英鎊，加拿大借款則爲三億一千萬英鎊，兩者共得十二億四千萬英鎊。到一九四七年底，美國借款已用剩七千五百萬英鎊，加拿大借款也祇餘八千二百萬英鎊，相加不過一億五千萬英鎊。也就是說，在戰後兩年中，英國耗用掉的美、加借款，約達十億九千萬英鎊，恰足彌補戰後英國的國際收支逆差。如果沒有這兩筆借款，英國就難免要變賣大宗海外資產來平衡國際收支逆差了。由此看來，戰後英國談不到資本輸出，一九四七年時，其海外投資總額，大概仍爲二十二億英鎊，僅及美國海外投資總額（四百億美元）的五分之一了！一九一三年時，英國海

外投資總額尚爲美國的五·八倍；現在祇及美國的五分之一，這充份說明爲什麼資本主義世界的霸座要從大英帝國轉讓給『大美帝國』了！

四 大英帝國的經濟危機

如果說，上次大戰使英國經濟『由盛而衰』，那麼，這次大戰更使它『由衰而竭』。上次大戰後，大英帝國的經濟地位，已開始動搖，而這次大戰後，它的地位是根本動搖了。前面說過：在一九三八年，英國的海外投資總額，尙達三十三億英鎊，在戰爭過程中（一九三九—四五年），它的全部國際收支逆差，約爲四十七億英鎊，戰後英國又借了十二億餘英鎊的外債，所以，戰後英國已從一個戰前的債權國降爲負債二十餘億英鎊的債務國了！

因而，從經濟上講，大英帝國雖還沒有『壽終正寢』，却已『奄奄一息』了。可是，大英帝國經濟危機的性質，是非常特殊的。誠如瓦爾加氏（H.

Varga) 所指出……

「第一，它不是一個生產過剩的危機，在英國，商品沒有供過於求。實際上，英國國內有效的購買力，還要超過商品的供給量。由於商品匱乏，國民所得的一部份，還無法消費。……

「第二，這也不是一個生產不足的危機，……在一九四七年中，工業生產祇較一九三八年略低百分之十至十五，可是，在某些特殊工業部門，反而超過戰前。……

「第三，英國的經濟危機，也不是一個財政危機，在一九四七年上半年，政府的全部收入，較支出超過了二億五千萬英鎊。

「那麼，究竟是什麼性質的危機呢？這主要地也基本地是一個國際收支的危機，它可從一件事情上反映出來，就是：英國不能靠它的輸出貿易上，得到足夠的資金，來償付必要的糧食與原料的進口。這件事，就是英國經濟危機的具體表現，它動搖了大英帝國的經濟制度。」（見新時代，一九四七年十月十五日，三頁）

然則，戰後英國的國際收支，何以會惡化到這種程度呢？一九四八年二月十日，英國政府發表了一份一九四六—四七年國際收支白皮書，根據這個官方文件，我們當可窺見英國國際收支的內情：

英國國際收支表（單位：百萬英鎊）

支出項目	一九三八年	一九四六年	一九四七年
進口總值	八三五	一、〇九二	一、五七四
海外政府費用	一六	二九〇	二一一
海運支出	八〇	一四〇	一六三
利息、利潤及紅利	三〇	七七	九四
影片及海外旅費	四七	四三	六三
支出總額	一、〇〇八	一、六四二	二、一〇五
收入項目			

出口及再出口總值	五三三	八八八	一、一二五
海運收入	一〇〇	一四九	一八〇
利息、利潤及紅利	二〇五	一五二	一四五
其他收入	一〇〇	七三	頁二〇
收入總額	九三八	一、二六二	一、四三〇
收支差額	頁七〇	頁三八〇	頁六七五

資料來源：本表根據英國政府白皮書編成。

由上表，可知英國國際收支逆差的形成，主要由於海外政府費用太高，戰後竟比戰前平均增加了十五倍！所謂海外政府費用，十九即指海外駐軍費用。戰後英國的兵員，尚較戰前超過六、七十萬，如果英國政府加緊復員，這筆費用就可削減許多。其次，入超數額激增，雖也不利於國際收支，却并非英國經濟危機的根本原因。如果輸出能再增加，入超可望減少。但輸出增加須以生產

增加爲前提，目前英國人力不足，生產實在難于大量提高。所以，歸根說來，戰後英國的經濟（國際收支）危機，完全是自食帝國主義政策的惡果。老實說，戰後的英國，既沒有了帝國的『威武』，更失去了帝國的『富貴』，但它還不顧死活地擺出那副帝國的臭架子！要維持帝國統治，不能沒有兵，更不能沒有錢。兵從那裏來呢？祇好把國內的壯丁往殖民地送，於是，國內發生勞動恐慌，直接影響到生產與輸出。其次，錢又從那裏來呢？國內人民窮得東褲帶，祇好伸手向金元老闖借，於是，又變成了美國獨佔資本下的附庸！在十八、十九世紀，帝國主義政策是英國富強的泉源，到今天，它却變成了一切英國危機的禍根。殺人的刀口，斬到了自己的頭上來了，殺人的帝國主義快被帝國主義政策所殺了！這就是馬克思所謂『剝削者也被剝削了』（資本論，卷一，八三七頁）。

一九四五年英國工黨競選時，曾發表過一個貌似『進步』的小冊子——

讓我們面對將來(Let Us Face the Future)，上面居然寫有這麼幾句：

「工黨是一個社會主義的政黨，并以此爲榮。它的最後目的，要在國內建立一個社會主義共和國。」

可是，工黨執政了三年，我們非但看不見一點社會主義的『新政』，它的非驢非馬的改良主義的『國有化』政策，已暴露出來是一種專替金融寡頭着想的國家資本主義了！工黨的上台，多少象徵了英國社會的『變』；工黨上台後的『變節』，又意味着金融寡頭對工人貴族的利誘與獨佔資本集團的最後掙扎。由於工黨政府的優柔寡斷與利慾薰心，終使英國經濟的泥足，愈陷愈深，幾已陷到無可自拔的地步！波萊耶科夫說得很對：『英國現在的經濟危機，就是工黨政府內政與外交政策的危機。』（新時代，一九四七年四月二十日，九頁）如果工黨政府再不放棄現行的經濟自殺政策與帝國主義政策，它遲早會蹈麥克唐納政府的覆轍的！

第五章 西歐資本主義的破產

這次大戰以後，縱有『大美帝國』的獨霸與大英帝國的掙扎，但要確保搖欲墜的資本主義文明，實難找到客觀的歷史根據了！特別在西歐，資本主義體制，不僅顯露了裂痕，甚至可說已經瀕于破產。無論在戰後的法國、還是在比、荷、盧諸國，它們的社會經濟都正蕩漾在『變革』的漩渦裏。在資本主義世界裏，法、比、荷、盧四國，現雖起不了決定性的力量，但它們資本主義的圍牆一倒，整個歐陸的容貌，將會驟然改觀！戰後的西歐，可說是資本主義世界裏的最弱一環了。

梅特涅 (Metternich) 曾經說過：『法國一打噴嚏，歐洲各國都要擰一擰鼻子。』這是十九世紀的形勢。今天的法國，雖已不能雄視歐洲大陸，但它依然是西歐（指大陸）的盟主。在歐洲大陸上，目前法國算是碩果僅存的獨佔資本主義國家，法國資本主義一垮，其他國家的社會經濟，都將發生劇變。華萊士 (H. Wallace) 在法國歸來一文上，也抱着這樣的看法：『以整個西歐而論，法國仍然是國際主義與民主主義的古典的中心，西歐其他國家都是環繞着法國而動盪的。』（見新共和，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二日，十二頁）

從一八七〇年以來，在資本主義世界裏，法國的工業產量，始終落在英、美、德之後而居於第四位。十九世紀末葉，它尚約佔全世界工業產量的百分之八；到上次大戰前後，所佔的百分比，減為百分之六；到這次大戰前夕，僅佔百分之四·五了。（見牛津大學月報，一九四六年十月份，三一五頁）這次大戰結束，法國經濟元氣，也虧耗殆盡。戰後兩年的復興工作，還沒有把法國經

濟導出險境。根據法國中央統計月報 (Bulletin de La Statistique Generale de La France)，一九四六年的工業生產，僅及一九三八年的百分之七九；一九四七年增為百分之九五（見該報，一九四八年七月份，二七五頁）。至於農業方面，一九四七年的小麥產量，已從一九四六年的三百三十萬噸，增為六百七十萬噸。（見經濟學者增刊，一九四八年四月三日，二九三頁）然而，它像英國一樣，光靠這點生產的復興，是絕對挽救不了國際收支的危機的。在戰前（如一九三五年），法國的國際收支逆差，不過四億法郎（見國際投資問題，二〇〇頁），但據于里氏 (Pierre Uri) 估計，一九四八年的逆差，當不下三千二百四十億法郎（見倫敦銀行家月刊 The Banker，一九四八年九月份，一四七頁），竟比戰前增加了八百十倍！（一九四八年一月份時，法國的物價水準，約為戰前的十四倍。即使照戰前物價水準計算，戰後的逆差，至少也增加了五十倍！）

這是一個根本的經濟危機，它將使法國的帝國經濟結構，整個坍塌下來。倫敦經濟學者週刊的一篇巴黎特約通訊上，也這樣指出：『法國現在已經到了破產的境地。』（一九四八年九月十一日，四一九頁）然而，這個危機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一言以蔽之，它也是法國政府的錯誤國策所造成的。法國『第三勢力』的統治集團，猶如英國工黨政府！從一九四七年五月法國共產黨退出內閣以後，法國政府的一舉一動，就變本加厲地違背了人民的意志，一面奴顏婢膝地取歡金元老，一面又窮兇極惡地鎮壓殖民地解放運動。在美國帝國主義的慫恿之下，法國政府終於參加了『西歐聯盟』（Western Union，這是一個保衛『西方文明』與反共反蘇的戰爭集團）。爲了媚美，爲了維持帝國統治，法國政府就整軍經武。龐大的軍費支出，使財政經濟弄得山窮水盡。一九四六年，法國的軍費，尚祇一千七百九十億法郎，到一九四七年，已增爲二千四百四十億法

郎，一九四八年至少亦達三千億法郎。結果，不僅法國的存金，從一九三九年的最高額二十七億美元，用剩了五分之一（指一九四八年五月。根據聯合國統計月報，一九四八年六月份，一三八頁）；就是一九四六年向美國借到的十三億七千萬美元，也耗得精精光光！戰後法國的經濟情勢，甚至比英國還要來得險惡！

克魯夫(S. B. Clough)在法國國民經濟史(France—A History of National Economics)上曾經說過：法蘭西第三共和，祇是一個『富有階級的統治』(Rule of the Rich, 見九四頁)，因為法國的政治經濟，實際是被『二百家族』所操縱了的。第四共和成立後，這個獨佔資本集團的實力，依然異常雄厚，并仰承美國金融寡頭的鼻息，借金元之力，來鞏固他們的政治地盤。在金融老闖的心目中，更把這批法郎財閥視爲西歐資本主義的保姆，不惜予以一切經濟上與政治上的援助。斯騰堡(F. Sternberg)在他那本正在到來的美國恐

概 (The Coming Crisis, 一九四七年版) 上，說得極具卓見：

「倘若法國的資本主義，現在還像第一次大戰前後那樣穩固，那麼，美國對於法國復興的援助，可能純爲一個經濟性的問題。然而，由於法國的資本主義制度已經極度動搖，一種改造這個制度的運動，又愈來愈見壯大，對美國而言，一切援助法國的問題，不再是純粹帶有經濟性的，並且是一個具有高度政治性的。假如資本主義在法國宣告破產，到那時，要在歐洲大陸的任何地方維持資本主義，幾乎是不可能了。」

(見一六一—二頁)

從歷史上看，我們也會得出同樣的結論。如果沒有法國大革命，歐洲的封建社會，可能多延長一個時期。戰後法國在歐陸的地位，雖不完全同於一七八九年的前夜，但它對西歐諸國所起的暗示作用，仍舊是非常強烈的。法國一變，西歐各國馬上會變，這一點，與十八、十九世紀的民主革命時代，是并無基本差異的。我們這樣說，并不承認歷史將會重演，而是說，歷史發展的規律，

大體上具有共通的特徵。法國反封建的大革命，既能給西歐一個活的榜樣；同樣地，一旦法國人民否定了資本主義，也可能給西歐人民一個新的模範。

所以，戰後法國，變成了歐陸資本主義的最後堡壘！法國正在蛻變。『變』的主流與反『變』的逆流，正在法國激盪！唯其因為如此，法國的政潮與工潮，就特別顯得洶湧！在兩次大戰之間，法國內閣平均每半年更易一次；到這次戰後，每次法國的壽命，更縮為四個月了。政治的紛爭，象徵了社會的動亂。階級鬭爭的形勢，在法國已發展到短兵相接的地步。法國已經成爲『歐洲的病人』（Sick man of Europe），它今天再打噴嚏，就更易把病菌帶給西歐各國了。

二 比利時·荷蘭·盧森堡

比、荷、盧三國，是法蘭西的衛星國，它們自成一個經濟單位，并合稱

貝納盧克斯 (Benelux)。從一九四八年正月起，三國共同建立關稅聯盟 (The Customs Union)，實行全面性的經濟合作，因而，從經濟上講，三國是渾爲一體的。

在資本主義世界裏，比利時與荷蘭的處境，顯與法蘭西同病相憐。首先，比、荷像法國那樣，在海外擁有廣大的殖民地。在戰前，它們大部份的國家收入，是向殖民地人民搜括得來的。戰後殖民地的解放運動，普遍高漲（特別在法屬越南與荷屬印度尼西亞），使它們難於維持帝國統治。其次，戰時船艦的損失，慘重之至，又影響到它們的海運收入（特別是荷蘭）。再次，到戰後，它們從前的商品市場與資本市場，都泛濫着美貨與金元，更使它們失去了向外擴張的可能（荷印的樹膠與比屬剛果的鈷，美國垂涎已久），今天的貝納盧克斯既不能吸取這些資本主義經濟的營養，自然要日形憔悴了！（在經濟上，盧森堡實際隸屬於比利時，因爲，盧幣價值是釘住在比國佛郎上的。）

貝納盧克斯資本主義經濟體制的衰微與脆弱，還可從各種經濟現象上襯托出來。就工業生產言，一九四七年的荷蘭，僅及一九三八年的百分之九二（經濟學者增刊，一九四八年四月三日，二九四頁），比利時也祇及一九三七年的百分之八六（同上，一九四八年六月五日，五〇三頁）。說到商品輸出，一九四七年的荷蘭，還沒有達到戰前（一九三〇—一九三九年平均）的一半（一九四六年為戰前的百分之三三，一九四七年為百分之四六）；比利時也仍較一九三八年低百分之二十（同前）。正因如此，它們的存金日少（見第一章），它們的國際收支逆差日增。根據聯合國的歐洲經濟情勢觀測，倘以一九三七年的國際收支為基準，則一九四七年時，比利時的逆差，較戰前增加了百分之四〇，荷蘭更增加了百分之一四八（見七七頁）！從資本主義的發展前途看，比、荷、盧要想扭轉這個逆勢，怕也是徒勞無功的了！

相對地說，貝納盧克斯的資本主義經濟，還沒有發展到法國那樣的獨佔階

段；因而，它們國內階級鬪爭的形勢，也不像法國那樣岌岌不可終日。它們介乎法、德之間，在戰前，還有點像牆上的一棵草，到今天，它們已不能不與法國相依爲命了。

三 西歐是資本主義世界裏的最弱一環

如果說，上次大戰前，俄國是資本主義的最弱一環；那麼，這次大戰前，東歐就是這最弱的一環；到這次大戰後，西歐就變成資本主義世界裏的最弱一環了。二十世紀以來，自由資本主義既發展爲獨佔資本主義，它本身就意味着『變』，意味着一種內在的否定！這個『變』，最容易從最弱的一環變起，於是，上次大戰後，『變』出了一個社會主義的蘇聯，這次大戰後，又『變』出了一個新民主主義的東歐！如果在資本主義世界裏，繼續要發生新的變化，它可能先『變』出一個新的（新民主主義的或社會主義的）西歐來。我這樣說，

決不是把歷史的發展，看成一種機械的排列，而是指明歷史發展的可能趨向與現實根據。由於資本主義的發展，存在着高度的不平衡性，因而，「突變」的發生，在資本主義世界裏，也隨時隨地有着它的可能。我說西歐是資本主義世界裏的最弱一環，並沒有排斥其他資本主義國家存在着「突變」的可能，不過認為資本主義社會要是再「變」，那它在最弱一環就有着更大的「變」的可能。

其實，我們祇要張眼看一看，這形勢已是非常清楚的了。今天西歐的人民，雖則已經建立了民族國家和議會政治，但貧困與饑餓，鞭驅着他們，使他們自發地要求進一步的社會解放與經濟解放，這是很自然的一種發展邏輯。由於戰後西歐人民具有高度的政治覺醒與堅強的革命意志，已把他們團結成一個不可征服的人民統一戰綫。無論在工會裏或國會裏，人民陣綫的力量都已空前強大，這一支鐵的隊伍隨時都可能從資本主義世界的最弱一環裏解圍出來的！

唯其如此，英、美獨佔資本集團才驚惶失措地發出『保衛西方資本主義文明』的叫喊，金元帝國主義更擎起了一面『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大旗，想發動一次『反蘇十字軍』，來阻攔西歐的這一股『變』的洪流！

從馬歇爾計劃到西歐聯盟，無非都爲了一個共同的目標，就是：要挽西歐資本主義的狂瀾於既倒！當然，在本質上，西歐聯盟祇是馬歇爾計劃的一種運用，並且是馬歇爾計劃的一個要點；同時，西歐聯盟的成立，正顯示了戰後的西歐，確已成爲資本主義世界裏的最弱一環了！

最後，我們應該認清：『變』是戰後資本主義的一股主流，如果順應『變』的趨向，決不會洪水泛濫，要是以馬歇爾計劃與西歐聯盟來堵塞『變』的潮流，一定會決堤成災！它可能是西歐各國的內戰，也可能導發一次更不幸的國際戰爭！關於這點，將在九、十兩章裏說明。

第六章 軸心帝國主義的崩解及其轉化

在戰前，德國與日本，都是高度發展的獨佔資本主義，並且是最反動的獨佔資本主義。這次大戰後，這兩個軸心帝國主義畢竟趨於崩解了。然而，『第三帝國』與『大東亞帝國』的流產，並不等於法西斯主義的潰滅！停戰還不到三年，炮火的創痕猶新，而德、日兩國的反動集團，又投奔到金元帝國主義的麾下，重萌侵略的野心。戰前的軸心帝國主義竟然轉化爲『大美帝國』的戰爭兵工廠了！一九四七年五月，美國前副國務卿艾契生 (D. Acheson) 在密西西比省克里富蘭 (Cleveland) 的一次公開會議上，就曾這樣說過：『我們必須——馬當先，重建這兩個歐洲與亞洲的大工廠——德國與日本』。現在，新的法西斯細菌，在金元帝國的培養下，又從法西斯的溫床裏繁殖起來了！

一 德國獨佔資本主義與戰爭

在短短二十五年内，德國策動了兩次大戰，它被詛咒爲世界文明的敵人，它使全人類一直生活在戰爭與死亡的威脅之下。然而，德國之所以發動戰爭，在客觀上，是以它的獨佔資本主義作爲經濟基礎的！德國雖是一個後起的資本主義國家，但它生產力發展神速，不出五十年，已獨步全歐。當資本主義在英、法已經羽毛豐滿的時候，德意志還沒有結成一個統一的國家；可是，俾士麥執政未久，德意志很快就躍爲世界第一流的強國。一八七〇年時，它的工業產量，已經趕上法國；到上次大戰前夕，又凌駕英國（牛津月報，同前）。它國內狹隘的生產關係，已容納不了它那暴發的生產力，它要到海外去找原料、找商品市場、找殖民地，終於與英、法利益衝突，而發生了第一次帝國主義戰爭。

上次大戰後，德國民窮財盡，已經失去了世界政治上的領導地位。然而，由於各資本主義國家間的鉤心鬪角，使它又乘機崛起。一方面，英國想使德國成爲對抗法國的一個均勢力量；另一方面，美國又染指德國的工業利益，在英、美兩國獨佔資本集團的明扶暗助之下，僅隔十年功夫，德國的工業產量，就已超過第一次大戰前的水準了。根據路易士氏估計，在一九二九年，外國直接貸給德國銀行的借款，已達二十億美元。而從一九二五——二九年之間，德國單從美國所得的借款，就達八億四千二百五十萬美元（見前揭書，頁三九三）。如果沒有這些借款，德國決不會復興得那麼快，希特勒也許還不致上台！

希特勒登台以後，生產的集中與獨佔，又有了更高度的發展。根據一九三四年十一月納粹政府頒行的德國經濟改造法，凡一切性質相同的企業，都得歸屬於一個『經濟體』（Wirtschaftsgruppen），這個『經濟體』的首腦人物，當然都是些獨佔資本公司。這樣一來，全德工業就完全爲少數金融寡頭所操縱

了。譬如：鋼鐵托辣斯監理局的二十八位負責人，就身兼了四百十四席董事：像煤業大王弗立克 (Frick)，就獨佔了二十四席董事，且又是電業托辣斯 (A. E. G.) 大王與德萊斯納 (Dresner) 銀行的老闆；像德萊斯納銀行行長哥茨 (K. Goltz) 兼爲電業托辣斯的副主席；再像西門子公司經理西門子 (K. F. von Siemens) 與化學工業托辣斯主席西密茨 (H. Schmitz) 也都兼爲鋼鐵托辣斯監理局的主要角色。在這次大戰過程中，德國的獨佔資本，不僅是直接控制了德國工業，並且支配了軸心征服的國家。像戈林工廠 (H. Goering Werke) 所擁有的子公司，就達一百五十六個！一九四一年時，它控制了奧國與羅馬尼亞鋼鐵工業的全部、捷克與波蘭鋼鐵生產的二分之一，與南斯拉夫銅業生產的全部！再像舉世聞名的克魯伯工廠，不僅有自己的煤礦、鉛礦與鐵礦、還有自己的銀行！它擁有二十萬工人，年產九百萬噸鋼鐵、一千萬噸生鐵與三千六百萬噸煤斤！所以，德國經濟體制實爲一種最高形態的獨佔資本主義！

這個最高形態的獨佔資本主義，就是希特勒發動戰爭的經濟基礎！如果要德國不再禍害世界，如果要消滅德國的黷武主義與納粹主義，最根本的對策，就是從軍事上與經濟上，澈底解除德國的武裝。在雅爾達協定與波茨坦協定上面，都會明白地規定了這一個處置德國的基本原則。然而，協定變成了具文，直到今天，德國的軍事與經濟潛力，非但沒有解除武裝，并且已由英、美獨佔資本重新予以裝備起來了！

戰後的德國，名義上劃歸四國分管，實則英、美、法三佔區已經合併，把它分裂成東德與西德。在東德，即蘇聯佔領區，新生的民主政權，現已建立；在西德，納粹餘孽，又在暗中活躍。在東德，土地改革，進行順利。德國初降時，三萬四千個大地主（Junker），竟擁田四千萬英畝，佔了全德耕地的百分之四十。可是停戰不到一年，已有四十萬蘇佔區的德國無田貧農，分得了七百萬英畝的耕地。兩年之中，由於大地主經濟的解體，擁田十英畝至五十英畝的

農戶，在東德已經增加了一倍（根據倫敦之蘇聯新聞 Soviet News，一九四八年七月二日）。可是，這個土地改革工作，在西德根本沒有推行。再就工業來看，一九四七年底時，東德的基本工業，大半已經收歸公營，計佔了礦冶業的百分之九七，五金業的百分之五三，動力工業的百分之六十，工程業的百分之四三（全上）。而西德方面，至今還保持着戰前納粹的工業體制，從前的納粹獨佔資本，多已轉化爲英、美的獨佔資本，從前的鋼鐵工廠、化學工廠乃至軍火工廠，非但沒有拆卸，且已動工增產了！

所以，戰後的東德與西德，已分裂成二個不同的天地，一方面，新生的民主力量，使和平得到了新的保障；另一方面，英、美的獨佔資本勢力，正在製造着戰爭的酵母，給歐洲與世界帶來了新的恐怖！

這個新的恐怖，會不會再燃起三次大戰之火呢？問題的關鍵，就看對德和約能不能得到一個合理的圓滿的解決。凡爾賽和約的失敗，給這次大戰埋下了

禍根；如果這次再走凡爾賽的舊路，一定會演出一幕更慘烈的人類悲劇！

對德和約問題，基本上祇是一個魯爾經濟的處理問題。魯爾是德意志帝國的『戰爭堡壘』，魯爾是『納粹』的兵工廠，魯爾的煤產，佔了德國全年產量的三分之一，魯爾的鋼產，又佔了德國全年產量的五分之四！要解除德國的軍事武裝，必須使魯爾國際共管。然而，這一個國際共管的計劃，堅為英、美兩國所反對。因為，魯爾在西德（英佔區），英、美獨佔資本家要把魯爾重建為一座『反蘇兵工廠』！戰後的魯爾，實已變成一個以美國獨佔資本為主，英、德獨佔資本為次的國際經濟集團了！英、美兩國的獨佔資本已與德國的獨佔資本會流於魯爾！這一個國際獨佔資本集團，如果任其發展，一定會比納粹獨佔資本主義更其來得反動與殘暴！

據美國對外經濟管理局（Foreign Economic Administration）的調查報告：『如果聽任德國自由發展，而不制定一套解除德國經濟與工業武裝的計劃

的話，那末，不出五年，德國的作戰準備，可較一九三九年更爲完密。『現在非但聽任德國自由發展，且有英、美兩國的資本協助發展，自然更要加速德國的工業復興。照一九四七年八月廿九日英、美佔領當局聯合發表的德國工業復興方案，計劃要把德國的工業生產，恢復到一九三六年的水準。一九三六年，這是一個多麼驚心動魄的年頭！一九三六年三月七日，不正是希特勒進軍萊茵的日子嗎？現在西德的工業生產，距離這個水準，究竟還有多遠呢？據統計，一九四六年時，英、美雙佔區的工業生產，尙達一九三六年水準的百分之三五，到一九四八年四月，已提高爲百分之五十。一年之中，已提高了百分之十五（見統計月報，一九四八年六月份，二六頁），照目前這樣的速率，不出五年，甚至三年，德國的工業產量，已可超過一九三六年的備戰水準了！（一九四八年三月時，西德每月產煤量已達八百萬噸，鋼鐵產量每月亦已超過四十萬噸！）

不用說，西德獨佔資本的復活與魯爾經濟的重建，將是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脅。事實是戰後西德的獨佔資本，在英、美獨佔資本的全力扶持下，更會強化它的侵略性與戰爭狂！儘管希特勒的『第三帝國』是垮台了，但國際金融寡頭們還想以德國工業為戰爭的物質基礎，再建立一個奴役全歐的『第四帝國』來！

所以，戰後德國問題，實已發展為一個戰爭與和平的關鍵問題了！斯騰堡說得很對：『德國是歐洲大陸的中心，它對諸強關係所引起的影響，每每是帶有決定性的。』（正在到來的美國恐慌，原書一五八頁）因而，德國必須保持中正，與各國和平相處，才能成為歐洲的一個安定力量。要做到這樣，必須建立一個民主的德國。因為，祇有一個民主的德國，才能使德國人民得到真正的心理上的解放，來撲滅法西斯的愚昧主義與野蠻主義！祇有一個民主的德國，才不會有帝國主義的掠奪狂、殖民狂與戰爭狂！也祇有一個民主的德國，才能以它進步的科學與工業，來保障和平與造福人羣！在一個真正的民主政府的領導

下，德國可以也應該，重建它自己的農業與工業。我們所要消滅的，是它的戰爭工業，并不是否定了它的一切經濟發展。因為，一個強大的德意志帝國，將會掀動戰爭，禍害世界！可是，一個富盛的民主德國，非但不會稱雄圖霸，並且將可成爲歐陸經濟繁榮的核心。如果三強能夠履行波茨坦協定，如果西德也能像東德那樣的實行民主改革，一個民主的德國，早可建立起來了！不幸得很，德國的獨佔資本已轉化與毒化爲英、美、德的國際獨佔資本，『納粹兵工廠』已改造爲『反蘇兵工廠』，使我們不禁又要替世界和平的前途，捏一把汗！

二 日本軍國主義與遠東和平

日本是一個軍國主義的國家，它的軍國主義可說是獨佔資本與半封建土地關係的特殊產物，它雖像德國納粹主義那樣的具有侵略性與殖民狂，但却成長

於不同的社會根源與經濟基礎上。日本的獨佔資本主義雖沒有發展到德國那樣的高度，而日本的封建土地制度却遠比德國的容克制度顯得頑強與牢固。這一個特殊的結合，使日本的統治集團——大財閥、大地主、大軍閥，反而霸持了更集中的經濟權力！日本的四大財閥（三井、三菱、住友、安田）幾乎操縱了全國的一切經濟部門！他們控制了日本全部股份公司投資的百分之六十，他們擁有的營業資本，據東京盟軍總部的報告，竟達一百二十億日元！他們掌握的銀行資產與存款，更高達一千一百十億日元！這一個高度經濟集中的現象，更表現在土地分配上。照基爾瑪丁（W. M. Gilmartin）與拉德金斯基（W. I. Ladajinsky）兩氏估計，最大多數的日本農民，自己都無耕田，平均起來，每一農家，也不過擁田二英畝半（見美國外交季刊 *Foreign Affairs*，一九四八年一月份，三二二頁），而日皇裕仁一人，竟獨佔了一萬二千餘英畝！日本全國約有大地主十萬人，其中有二百五十個地主，每人擁田面積均在二千四百英畝以

上。另一方面，却有百分之七十五的農民，呻吟於半封建的奴隸式的租佃制度之下。這畸形集中的獨佔資本與封建地權就是日本對外擴張的社會經濟結構。

這次大戰後，日本雖也像德國一樣地戰敗了，但它吸取了德國兩次戰敗的教訓，它沒有等到完全打垮，就提早投降，因此保全了反動保守集團的實力，非但軍力原封未損，就是經濟元氣，也未受到致命的斲喪。所以，日本祇是『失敗』，並沒有『潰敗』！

『日本的失敗，樹立了一個政治的與經濟的真空。』（正在到來的美國恐慌，原書一六七頁）這個真空是被麥克阿瑟主義完全填沒了。這與戰後德國的情勢，顯有不同。德國戰敗後是由四強共管；而戰敗後的日本，實際却由美國單獨管制！根據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一日的開羅宣言，中、英、美三國一致同意『制止及懲罰日本之侵略』；再根據一九四五年七月廿六日的波茨坦文告，盟國同意『解除日本武裝并摧毀其戰爭工業』與『消滅日本軍國主義』。然而，

在麥帥統治下的日本，既沒有受到『懲罰』，也沒有『解除武裝』，相反地，軍國主義與財閥政治又在一種偽裝的『民主』下，捲土重來了。麥克阿瑟主義就是金元帝國主義的遠東版，它非但不要根絕日本的獨佔資本與封建地主集團，並且要以金元來保養日本獨佔資本的元氣，藉以控制日本財閥的資本系統，使它像德國獨佔資本那樣，完全從屬於美國的獨佔資本。這樣一面可將日本降為『大美帝國』的殖民地；另一方面加緊重建日本工業，使它變成美國在遠東方面的戰爭堡壘，以充當反蘇的先鋒！雖說，麥克阿瑟總部曾頒發過一份解散令（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但這個『整肅』工作的結果，祇使各大財閥集團化整為零而已！許多銀行僅僅改名姓易（如帝國銀行改稱大市商業銀行，住友銀行換名國民銀行等），就算『整肅』過了。六十五家大財閥雖將財產換成了公債，但十年以後，仍能兌現，全部財產，到那時又可照數收回！不必說，在這『整肅』的過程中，一大部份的日本資本也將轉化為美國資本。講到土地改

革，更是巧立名目。照麥帥總部指定的建立自耕農辦法與農業土地調整法（一九四六年），規定於一九四七年五月底以前，由日本政府購買五百萬英畝的農田，再轉售給佃農。但一九四七年五月廿五日麥帥總部在盟國委員會上報告，也承認『沒有分配給農民一塊土地』。實際上，到一九四七年五月底時，僅祇徵購了三十萬英畝，且都落入地主親屬的手中！所以，戰後兩年中，日本財閥與地主集團的經濟權益，實質上並沒有削弱！

不僅如此，以美國陸軍部次長德萊柏（W. Draper）為首的特種經濟訪日團，曾於一九四八年三月廿六日公然在東京宣稱：美國計劃將日本變成『遠東的工廠』，並設法於『一九五二—五三年間，使日本經濟能夠自給自足』。四月六日，在該訪問團所發表的報告書上，更露骨地承認：『為美國自身利益着想，應該協助日本工業復興。』從這些官方的告示中，我們不難了解，為什麼美國急於要把日本的工業生產，提高到一九三〇—三四年的水準了。這與英、

美雙佔區把西德工業提高到一九三六年水準，實有異曲同工之妙。要知道，一九三〇年是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九一八』事變的前夜，一九三一—三四年，更是日本積極備戰的時期，一旦日本工業恢復到這樣一個水準，必然又將威脅到遠東和平。根據經濟學者的日本通訊，目前日本的工業產量，已達一九三四年的百分之四十！（一九四八年九月四日，三八一頁）再根據聯合國統計月報工業指數，從一九四八年一月份起，日本每月的工業產量，平均提高百分之二！（一九四八年六月份，二七頁）照這個速率發展下去，到一九五一年，日本的工業水準，就可趕上一九三四年了！再因麥帥總部的縱容，各種秘密的軍國主義運動（如農業組合、在鄉軍人會、熱血同志會、神兵隊、青年團、玄洋社之類），也都伺機而發，蠢蠢思動了。

由此可知，美國單獨管制日本的最大企圖，并不是消滅日本的軍國主義，簡直是在包庇日本的軍國主義。一位美國記者司徒華特 (M. Stewart) 在民族

週刊 (The Nation) 發表的我們在日本的成績 (Our Record in Japan) 一文上，也這樣指責美國佔領當局：『肅清軍國主義的最主要工作，都沒有予以有力地完成。』(一九四七年七月廿六日，九六頁)

總括一句話：美國獨佔資本家扶植日本的基本動機，就像它在歐洲復興德國一樣。正因如此，兩者導致的惡果，也同樣地難於想像。德國獨佔資本的再生，固是三次大戰的暗號；而日本軍國主義的復活，更是遠東和平的陰影！『大美帝國』要把兩個軸心國家改爲兩座反蘇反共的『戰爭堡壘』，已是衆目昭彰的事實了！

三 義大利在歧途上

義大利也是三大軸心國家之一，但它戰後所處的地位，略與德、日兩國不同。這主要因爲：在戰爭過程中義大利人民得到了更大的政治解放，義共與法共

一樣，無論在工會裏與國會裏，都擁有廣大的羣衆支持。然而，在另一方面，義大利又是法西斯的母邦，潛伏着的反動勢力，依然不可一世。這個兩極化的發展，造成了劍拔弩張的階級鬭爭形勢，內戰的火星，一直在這座靴形半島上閃爍着！

如果義大利的民主力量還沒有擡頭，如果義大利的戰爭潛力也像德、日那麼強旺，如果義大利的獨佔資本主義也有了高度的發展，相信，戰後的義大利，必然會與德、日同一命運的。但這並不是說，戰後美國已經放鬆了對義大利的政治控制。剛剛相反，美國的獨佔資本家正竭盡一切努力，支撐以喀斯貝里(A. de Gaspari)爲首的義大利反動統治集團。通過這個準法西斯的政府，把金元的枷鎖緊緊地套在義大利人民的頸上。在好些場合，戰後的義大利頗似戰後的法國，不過，義大利的經濟情況，更比法國困窘，社會秩序更比法國騷動而已。最嚴重的問題，就是失業恐慌。在一九四六年，失業人口尙祇一百六十五萬；

到一九四七年，便增爲二百零二萬人！（經濟學者增刊，一九四八年九月十八日，二五七頁）根據義大利經濟觀測（Italian Economic Survey），一九四七年十二月時，生活費用已較一九三八年增加了七十二倍！（見一九四八年七月份該刊，十二頁）由於物價飛騰，再加民生凋敝，就更使義大利的國內矛盾尖銳化了。

所以，戰後的義大利，正走在歧途上。民主與反民主、革命與反革命的營壘，非常分明！義大利的社會經濟，實已到了非變不可的階段！從大勢看，義大利可能追隨西歐資本主義（特別是法國）之後，也可能引導西歐各國走向光明與進步的前程！

第七章 國際卡特爾與獨佔資本主義

戰後資本主義給予我們的整個認識，就是各個資本主義國家發展的不平衡性，它的具體表現，就是美國獨佔資本主義的獨霸、英國獨佔資本主義的掙扎，西歐資本主義的破產與軸心帝國主義的崩解。這個不平衡的發展，更可從戰後各國獨佔資本集團的特種聯繫上反映出來。在它們中間，雖則一直存在着公開的或祕密的協議，維持着資本主義世界裏的商品市場與資本市場的分割狀態，不過，由於各個獨佔資本集團間的勢力有消有長，到這次大戰以後，它們原有的市場就不免要經歷一次重分配了。

資本主義發展到獨佔階段，它不僅意味着國內獨佔（工業獨佔與金融獨佔），並且意味着國際獨佔（商品輸出獨佔與資本輸出獨佔）。這個國際獨佔的經濟組織，就是國際卡特爾制度（International Cartels）。列寧在論『資本主義康拜因（Combine）——一種高級形態的獨佔組織——著者』瓜分世界』時，曾有過一段精闢之論：

「獨佔資本主義康拜因——卡特爾、辛迭卜、托辣斯，——在它們中間，首先瓜分整個國內市場，把它們的獨佔權，整個地或部分地加到本國工業上去。可是，在本主義之下，本國市場不可避免地會與國外市場結合起來。在很久以前，資本主義已經建立了一個世界市場。當資本輸出增加後，當獨佔康拜因巨璧的對外殖民關係與「勢力範圍」擴張後，在這些康拜因之間，「很自然地」會更趨向於一種國際協定，並趨向於成立國際卡特爾。」（帝國主義論，八三頁）

這就是資本與生產的國際獨佔形態。這次大戰前，德國獨佔資本的集體化

身——希特勒，就曾誇言要建立一個世界範圍的帝國，這當然是一個「卡特爾化的大帝國」！英國獨佔資本家也曾有過類似的意圖，不過由於大英帝國經濟的衰頹，它們強調一種區域經濟布洛克 (Bloc)，如帝國貿易優惠制，英鎊區域與廣泛性的雙邊貿易協定等，慢慢實現世界經濟帝國的計劃。到這次大戰後，英、德兩國的國際卡特爾制度，顯然起了某種程度的變化，兩國的獨佔資本集團，正努力於卡特爾網的重建。然而，在戰後的國際獨佔市場上，却出現了一個龐然大物——華爾街金融集團。在兩次大戰之間，美國獨佔資本家雖已參加了國際獨佔集團，但它們畢竟還沒有取得獨霸的壓倒優勢，所以，對國際卡特爾化，還抱着一種曖昧的保留態度。可是，戰後的新形勢，對美國金融集團的國際獨佔已絕對有利，對這個龐然大物，沒有一個資本主義國家能與爭雄。於是，美國獨佔資本家索性搦出一塊『反卡特爾』的招牌，要全世界回到『自由競爭』、『自由企業』、『自由投資』、『自由貿易』的國際經濟裏去！請問：

在經濟力與生產力的絕對懸殊狀態之下，誰又能與美國資本家競爭？這明明是借『自由』之名，而走向絕對性的國際獨佔！美國所以反對卡特爾，并非真正反對卡特爾式的國際獨佔，而是反對英、德原有的卡特爾體系！換言之，美國要先破壞舊的國際獨佔體系，以『自由競爭』為掩護，再建立一個新的國際獨佔體系。在這個新體系下，美國獨佔資本將可攬得領導的與絕對的權威。不管這個新體系怎樣命名，它總不失為一種國際卡特爾形態。國際貿易組織、國際貨幣基金、國際建設與發展銀行以及環繞於馬歇爾計劃的許多雙邊協定，就是這個新國際獨佔體系的具體化與擴大化！美國獨佔資本家無非想通過這個新體系，以擴張勢力範圍、便利商品輸出和資本輸出，并奪取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的原料市場。

二 國際卡特爾剪影

儘管各國獨佔資本集團之間，特別在美國與英、德兩國之間，存在着這樣的矛盾，却不足以完全阻撓他們之間的結合。這種結合，即使具有相當程度的局限性，却是異常微妙的。他們之所以能夠結合，就因為他們都是獨佔資本集團，都爲了追逐利潤，用暫時的結合，來維持某一經濟部門裏的經濟獨佔，對於彼此的利潤榨取，總是比較有利的。當然，這種微妙的結合，祇是一種『矛盾的統一』而已！

愛德華氏 (C. D. Edwards) 在他給聯合國的一個卡特爾政策 (A Cartel Policy For the United Nations, 一九四五年版) 上告訴我們：一九三九年，資本主義世界裏各種各樣的國際卡特爾組織共有一百七十九個 (見十頁)。另據戰前國際的統計，一九三七年時，有百分之三十二的國際貿易，是通過國際卡特爾機構而進行的 (同上，十一頁)。這兩個統計，可使我們對於卡特爾的國際影響，得到一個粗淺的輪廓。

在一切產業部門裏，卡特爾的規模最爲強王者，當推鋼鐵工業、煤業、化學工業、製鉛工業、樹膠工業、煉糖工業、製鍊工業等。現在略述幾個舉世聞名的大卡特爾如下：

在鋼鐵方面，有三個最大的卡特爾，即國際鋼鐵卡特爾 (International

Steel Cartel, 簡稱 I. S. C.)、歐洲鋼鐵卡特爾 (European Steel Cartel) 與

國際鋼鐵協會 (Entente International de L'Acier)。像 I. S. C. 的基本委員，

包括英、法、比、德、盧、捷、波、美八國最大的鋼鐵工廠，如英國鋼鐵公

司、美國鋼鐵出口協會 (Steel Export Association of America)、德國的聯合

鋼鐵工廠 (Vereingte Stahlwerke) 一齊在內。此外，I. S. C. 與瑞士、挪威、

芬蘭、荷蘭諸國的鋼鐵工廠，都訂有特種協定，并在瑞典、埃及、丹麥、巴勒

斯坦、中國等地設有特別經理處。(參閱 G. W. Stocking 著：卡特爾在行動

中 (Cartels in Action, 一九四六年版，一八九頁)

在顏料工業方面，有一個環繞於德國法本化學工業公司（I. G. Farben Industrie）的卡特爾組織，包括英、美、法、義、西、波、瑞士諸國，像英國的斯密司有限公司（J. W. & T. A. Smith Ltd.）、美國的通用靛油工廠（General Aniline Works）、法國的杜冷·于葛甯公司（Durand et Huguenin）、義大利的柏加馬斯卡工業社（Societe Bergamasca）等等，都直接屬於法本公司（它直接控制的公司，共達三百八十多個），且與美國的杜邦公司、英國的帝國化學公司等，訂有廣泛的協議，更在日、荷、比、捷、希、加、中諸國，設有特種經售機構。（參閱：E. Hexner 著：國際卡特爾 International Cartel，一九四六年版，四〇四頁）

在製鍊工業方面，也有一個國際卡特爾組織，環繞於英、美合資的加拿大國際製鍊公司（International Nickel Co. of Canada），它幾乎控制了全球鍊的市場，直屬的大工廠，達二十二家之多，包括英、美、法、西、日、加、

芬蘭諸國。計有加拿大鎳產有限公司 (Canadian Nickel Products Ltd.)、美利堅蒙德鎳業公司 (American Mond Nickel Co.)、北明翰電爐有限公司、Birmingham Electric Furnace Ltd.、上西班牙改良有限公司 (Upper Spanish Improvement Co. Ltd.)、鎳業中央情報社 (Centre d'Information du Nickel) 等。(參閱·A. Plummer 著·現代工業中之國際康拜因 International Combines in Modern Industry, 七九一頁)

至於各國個別廠商或產業團體間的卡特爾協定，更是罄竹難書。其中最刺目的，莫過於戰後美國獨佔資本與德、日兩國獨佔資本的勾搭了。在美、德之間，有杜邦公司與法本公司、通用汽車公司與聯合鋼鐵公司、美國鋁業公司 (Aluminum Co. of America) 與德國鋁業卡特爾等新卡特爾協定；在美、日之間，則有通用電器公司與三井洋行、美國化學工程公司 (Chemical Engineering Corporation) 與住友康采恩、美國電話電報公司與三菱康采恩等新卡特

爾協定。戰後一部分德、日獨佔資本之轉化爲美國獨佔資本，又多了一個新的實證。

從上面這張剪影裏，我們當可窺見國際卡特爾的形相了。它是獨佔資本的國際形態，它是獨佔資本主義或帝國主義時代的一種瓜分世界市場的經濟組織。戰後的資本主義既發展到一個帝國主義的新階段，國際卡特爾也表現了一個新的傾向，它就是：整個資本主義世界裏的獨佔資本，已與美國獨佔資本取得了更緊密的聯繫，也可說，它們大多已環繞於美國獨佔資本的四圍了。

三 『經濟安全』與集體安全

從獨佔資本集團的代人口裏，我們還聽到過一些頗爲時髦的高調，說資本主義制度的本身，帶有某種傾向的不穩定性，通過卡特爾制度的國際協議，就可在這種不穩定性中，覓取可能的『經濟安全』。像英國庫托德有限公司前

任董事瓊斯氏 (E. Jones) 就倡導一個『世界同盟計劃』 (World Alliance Plan)。主張組織一個世界性的卡特爾網，以便完全控制生產、價格與市場。

(獨佔資本主義與和平，一五四頁) 這個計劃是否具有現實性，我們姑置勿論。假定它有實現的可能，是不是就能給資本主義世界帶來『經濟安全』呢？

這當然是辦不到的！資本主義制度所以會表現了不穩定性，倒并非因為缺乏了一個世界性的卡特爾組織，而是種根於資本主義制度的內在矛盾，即種根於生產社會性與佔有私人性之間的基本矛盾（詳見第八章）的。有了一個世界卡特爾，絕對企求不到資本主義制度的『經濟安全』，也許，這樣一來，國際獨佔資本集團的『經濟安全』，倒可有了更大的保障了！（但也不一定，祇要資本主義經濟恐慌一到，就整個完蛋！）

在事實上，國際卡特爾非但不能建立資本主義制度的『經濟安全』，並且直接威脅到全世界的集體安全！人人知道，如果德國卡特爾大王不肯掏腰包，

希特勒又那來的政治資本？他一九三三年又怎能上台？馬森氏（E. S. Mason）在他的統制世界貿易（Controlling World Trade，一九四六年版）上倒有二句痛切的話：『卡特爾造成了希特勒，希特勒又造成了戰爭。』（見一三〇頁）拉瑟氏（D. Lasser）也具有同感，認為『希特勒的秘密武器就是卡特爾』。（見所著：私人獨佔 Private Monopoly，一九四五年版，一二九頁）即使是德國經濟學者，也常稱卡特爾為『闖禍的孩子』（Kinder der Not）。希特勒所闖的禍，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如果金元獨佔資本家還想擴大建立一個新的國際獨佔體系——一個新國際卡特爾，必然會比希特勒闖下更大的禍！我們再三提到，獨佔資本主義經濟掠奪的後果，就會發生戰爭，而國際卡特爾就是導向戰爭的火炬！從戰後資本主義與國際卡特爾的發展趨勢來看，我們覺得一個新的戰爭危機，又開始逼近過來了！

第八章 戰後資本主義世界的基本矛盾

戰後資本主義的發展規律，既表現了高度的、畸形的不平衡性，在資本主義世界的內部，就必然會有更多的與更大的矛盾孕育出來！這中間，有國內矛盾，也有國際矛盾。這國內矛盾與國際矛盾是交織在一起的。基本上，它集中的三大矛盾，一是生產社會性與私人佔有制間的矛盾，二是各帝國主義間的矛盾，三是帝國主義與殖民地間的矛盾。在以下三節中，我們分別予以說明。

一 生產社會性與私人佔有制間的矛盾

在第二章上，我們已經提到：在最高度的、絕對的獨佔經濟體制內，社會性的生產與私人性的佔有間的矛盾，是變得愈益尖銳與不可調和了。這是因

爲：生產愈集中、愈獨佔、愈社會化，資本就愈累積、社會財富就愈偏在，貧富兩極化就愈明顯，生產與消費就愈脫節，生產力與生產關係之間的矛盾，就愈益激化。馬克思在論『資本主義累積的一般法則』時，曾作這麼一段結語：

『社會財富愈大，運用資本（指生產資本——著者）愈多，它的範圍與力量愈發展，那麼，無產階級的絕對量與勞動的生產力就愈增加，產業後備軍的隊伍也就愈大。這同一個原因，發展了資本的擴張力，也發展了資本所控制着的勞動力。所以，伴隨着財富潛力的擴大，產業後備軍的相對人口也增加了。但是，相對於：產勞動軍（Labour-Army）而言，要是這個產業後備軍的比例愈高，一個集中的剩餘人口也就愈多。勞動愈受虐待，他們的悲慘也就愈深。最後，困苦的勞動階級與產業後備軍愈多，公開的貧民階層就愈衆多。』（資本論，卷一，七〇七頁）

在總結『資本主義累積過程的歷史趨向』的時候，馬克思再予指出：

「在資本累積的轉化過程中，由於盤剝與壟斷，大資本家的人數逐漸減少，而廣大人民所受的悲苦、壓迫、奴役、凌辱與剝削，却隨着增加。同時，勞工階級的叛抗情緒，也日益高漲。這個勞工階級的人數，一直在增加，他們就在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這個機構裏，把自己訓練、團結與組織了起來。資本的獨佔變成了生產方式的極端，而生產方式又是伴隨着資本獨佔而發育成長的。到最後，生產手段的集中化與勞動的社會化就發展到一種程度，使它們與資本主義的外殼，變成不能相容了。」（同前，八三六—七頁）

這兩段話，實已道破了資本主義社會的內在矛盾。美國是戰後最強大最典型的資本主義國家，所有這些矛盾，在美國就更表現得尖銳與強烈。根據柯茨斯基氏（J. Kuczynski）的精密研究，一九三三—四一年的美國工人的勞動生產力，已較一九二二—三三年的提高了百分之五十。（載科學與社會 Science and Society，一九四六年，第二號，一四九頁）再根據美國勞工統計局的報

告，一九二三年全美工人的每週平均工資爲二三·八二美元，到一九四一年時，僅增爲二九·五八美元（見美國統計萃要，二一〇頁），在同一時期內，工資率祇增加了百分之廿四，所以，這二十年間，美國獨佔資本家加於美國工人的相對剩餘價值剝削，至少增加了百分之廿六！這次大戰以來，生產力提高更多，但美國工人的實際工資，却日益跌落。斯密司氏（M. Smith）根據美國官方的統計資料，證實美國工人的實際工資，在三年中，竟跌了百分之十七！如以一九四五年一月的實際工資所得爲基數一〇〇，則一九四五年的全年平均指數爲百分之九二·六，一九四六年復跌爲百分之八五，一九四七年更跌爲百分之八三·五（見新時代，一九四八年七月十四日，十二頁）。這還祇是圖畫的一面，在另一方面，戰後獨佔資本家的不勞利得（包括絕對剩餘價值與相對剩餘價值），更較戰時爲多（關於戰時利潤，見本書第一章第一節）。一九四五年，納稅後的企業利潤，共爲八十九億美元，尙佔全年國民所得的百分之四·

九；到一九四六年，企業利潤增爲一百二十五億美元，佔了國民所得的百分之七；到一九四七年，企業利潤更增爲一百七十八億美元，竟佔了國民所得的百分之八·八！（均見經濟學者增刊，一九四八年八月十四日一四二頁）這個工資與利潤的剪刀形的發展趨勢，即使美國官方，也不得不予承認。一九四七年三月，美國參議院勞動委員會所提出的小組報告中，會有這麼一段：

「在我們近年經濟史上，有一個基本的與無可爭辯的事實，即：價格與利潤的遞增，是史無前例的；然而，實際工資却真正地降落了。這種情形延長下去，將給我們的經濟帶來災難，這也是一切公正無私的經濟學家所公認的。」

再根據美國農業經濟局的調查，也可反映戰後美國社會財富的偏在。該局調查全美銀行儲蓄的分配，得出這樣的結論：在一九四六年時，百分之四十的美國家庭，僅佔全國儲蓄總額的百分之一！另有百分之三十的『小康之家』，亦祇擁有百分之一·五的儲蓄額，其餘絕大部份的儲蓄，却是屬於極少數富

有階層的。照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赫勒教授 (Prof. Heller) 的研究，一九四七年時，美國工人倘要維持一個『合理的生活水準』，那末，以他每週的平均所得，尚不敷二十美元！所謂『合理的生活水準』，祇是指他『每六年買一套西服，每一禮拜消費半磅牛油，每半個月去看一次電影……』而已（見新時代，同上，十三頁）！

由於社會矛盾日益激化，美國產業後備軍的隊伍，也空前壯大。根據美國官方統計，一九四五年的失業人口，僅為一百零五萬人，一九四六年已增為二百二十七萬人，一九四七年仍達二百十四萬人，一九四八年二月，更突增為二百六十四萬人！（見經濟學者增刊，一九四八年八月十四日，一四三頁）然而，這個統計，祇限於已登記者，實際上決計不止此數。照斯密司氏的分析，如果將半失業的人口也估算進去，那末，一九四六年美國的產業後備軍，已高達九百萬人，一九四七年則達九百五十萬人，均約佔各該業就業人口的百分之二十

二（見新時代，同上，十二頁）！

所以，戰後美國的社會矛盾，已發展到一個新的頂點。爲了工資，爲了生存，美國工人已加緊團結起來，抗拒資本家的無恥剝削。彼脫森氏（E. Peterson）在他那本勞動經濟學觀測（*Survey of Labor Economics*，一九四七年版）上告訴我們：戰後美國的工會運動，日益洶湧。一九三九年時，工會會員尙祇八百二十萬人，到一九四六年已增爲一千三百八十萬人！（見五〇〇頁）工會領導的罷工運動，聲勢非常浩大。根據他的調查，一九四五年的罷工糾紛，比戰前（一九三五—三九年）平均增多了一倍以上，一九四六年更增多了五倍半以上！一九四六年參加罷工的人數，達三百四十六萬人，佔了全體工人的百分之一二·二；一九四七年參加罷工者，更達四百六十五萬人，佔了全體工人的百分之一五·二（均見五八二頁）！儘管戰後美國獨佔資本家已養得腸肥腦滿了，但掙扎在饑餓綫上的產業工人及其後備軍，也已有了高度的醒

覺，他們不願忍受長期宰割，他們曉得怎樣來爭取自己的獨立人格與經濟平等的。所以，階級鬥爭的形勢，隨着美國獨佔資本的臃腫，將會加速地激化起來的！

美國是資本主義世界的霸主與財主，在美國國內，社會矛盾與階級鬥爭的情勢，尙且嚴重到如此地步，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的一切，當可想見。就說英國吧，根據勞動研究月刊（Labor Research）的精密分析（各種資料，亦均基於官方統計），在一九四七年一月至十一月間，英國勞動階級的工資率平均增加了百分之五弱，而同一時期的批發物價却上升了百分之一一·六，利潤率更增加了百分之二四！（見卅七卷二期，一九四八年二月份，二七頁）再根據英國勞動部統計，在一九四五年七月十六日，全英已登記的失業人口，尙祇十二萬人；到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五日，增爲三十九萬人；到一九四七年四月十四日，更增爲四十六萬人！（見統計月摘，同前，一五頁）工黨執政了幾年，產業後

備軍還有增無已，實爲一大諷刺。同時，英國的罷工風潮，也像後浪推前浪那樣的起伏。據官方統計，一九三八年時，每月罷工所損失的勞動日，平均爲十一萬天（每一工人罷工一天，即損失一天勞動日）；而一九四六年時，每月已增爲十八萬天；一九四七年更增爲二十萬天；一九四八年二月，竟損失了六十二萬天！（均見經濟學者增刊，一九四八年九月十八日，二五八頁）這象徵了英國社會的『變』！工黨政府所以推行一些社會改良政策，無非爲了緩和這一階級鬥爭的緊張局面。斯騰堡氏也有同樣的看法：

『在英國，階級鬭爭已經發展到一個階段，英國政府正採行一些措施，以求避免正在武來的危機，或者，當危機到來的時候，至少可藉以減輕它的嚴重性。這個形勢，實已足以動搖資本主義制度的老根了。』（正在到來的美國恐慌，原書第一四七頁）

在法、義兩國，勞動階級的命運，也同樣悲慘。根據法國中央統計月報，

倘以一九三八年指數爲基數一〇〇，則一九四七年時，物價指數已達九八九，工資指數尙祇六三九！（見一九四八年七月份，二六八頁及二九二頁）另外根據義大利統計月報（Bollettino Mensile di Statistica），也以一九三八年爲基數一〇〇，到一九四七年十二月，物價指數爲五、五二六，工資也祇有五、一八二！（均見二三卷五期，一九四八年五月十五日，五三及五七頁）在這種經濟情勢下，法、義兩國的勞動人民，當然要爲『麵包自由』起來鬥爭了。埃爾曼（H. W. Ehrmann）對於法國大勢所得的結論，也說：『法國工人正向左走。』（見外交季刊，一九四七年四月號，四六五頁）一九四七年時，法、義均有空前的大罷工（法有二百萬人，義有一百五十萬人），並且表現了不可征服的力量。

上述各國的社會矛盾與貧窮現象，都是種根於生產社會性與私人佔有制間的矛盾的！它不僅是資本主義社會裏的最基本的矛盾，並且是永遠無法克服的

矛盾！這個矛盾就是資本主義的自我否定！

二 各帝國主義間的矛盾

戰後的資本主義，既發展到一個新階段，它不僅激化了每一個資本主義國家的國內矛盾，並且擴大了各帝國主義間的國際矛盾。列甯說：

「資本主義愈發展，對於原料的需求愈殷切，競爭也變得愈加猛烈，於是，就更狂熱地向全世界逐取原料，而攫奪殖民地的鬥爭，也就變得更暴厲了。」（帝國主義論，一〇一頁）

無疑地，這次大戰後，也存在着這樣的矛盾、衝突與鬥爭。但是，一因軸心帝國的崩解，二因法蘭西帝國的脆弱無力，事實上，戰後已祇剩英、美兩大帝國主義國家了。雖則，在經濟上，英國不足與美國抗衡，但英國畢竟比美國擁有更多的殖民地，要英國死心塌地的投降，當然心有未甘，所以，在英、美

間，就形成了資本主義世界裏最主要的矛盾與對立。這種矛盾，在戰前與戰時都已存在，但到德國潰敗以後，就變得更露骨、更具有決定性的意義。瓦爾加在分析資本主義國家的國內政策與外交政策時，曾有這麼刻劃入微的一段：

「不用說，在戰時，當民主國家與法西斯侵略者的矛盾呈現的時候，英、美的矛盾——具有決定性的帝國主義國家間的矛盾——就退隱到背後去。然而，甚至在大戰的幾年裏，英、美的矛盾並沒有消滅，它們之間的鬥爭還繼續着。所以，在戰時，美國對於英國的商品輸出，就密切注意。在英國所收到的租借物資中，不得以百分之十以上，再包括在英國的輸出品內。在戰爭時期，美國資本還竭力把英國資本從拉丁美洲排除出去，還奪取了印度與英國自治領的市場，這並不是沒有成功。美國人在他們提出的那張禁止貿易的黑名單上，有好些商號，不僅限於純粹是阿根廷資本的企業公司，而且包括了英國資本的企業公司。在近東，英、美對於油田的爭奪，在戰時也繼續着。」（載勞動月刊 Labor Monthly，一九四七年一月份，二七頁）

蘇耳氏 (G. Soule) 在論『英、美經濟關係』的時候，也嚴正地揭穿美帝國主義的偽善：

「當這次戰爭在世界上爆發時，美國固執地不願貸放新的戰時借款，堅持現金付來，就加速了英國海外投資的解體。當情況變得非常明顯，美國也非參戰不可的時候，才以租借法案來替代現金交易。」（載倫敦政治季刊 *The Political Quarterly*，一九四五年第二號，一一七—一八頁）

那末，在英、美間，究竟存在着什麼主導的矛盾呢？泰琴氏 (I. Taisin) 很直捷了當地予以指出：

「在英、美之間，存在着好些經濟上的矛盾，其中最主要的，雖則不是唯一的矛盾有二：一是市場的爭奪，特別在歐洲與大英帝國範圍內的爭奪；二是海上商運的競爭。」（見新時代，一九四八年一月一日，六頁）

即使是英、美獨佔財閥的代言人，對這點也直言不諱。紐約先鋒論壇報毫

不知恥地做了華爾街的喉舌：

「這必須認清：英國所執行着的英鎊布洛克區域、帝國貿易優惠制、與外貨歧視政策，實比美國關稅制度所建立的經濟孤立主義，還要來得明目張胆。」（一九四五年五月十三日，該報）

英國前印度事務大臣阿梅里氏（L. S. Amery）也惱羞成怒，公然替英國保守財閥集團來控告美國了。在他那本華盛頓借款協定（The Washington Loan Agreement 一九四六年版）上，就歷數了美國的罪狀，這兒可摘譯幾句冒火的話來：

「美國制度意味着一種自由的境界，替不負責任的美國過剩生產力與財力，在一個小型經濟單位（指經濟力較弱者——著者）的世界裏，釀成紛亂狀態與不安定性，禁止它們爲了彼此的利益而合作，并通過一種嚴厲的國際貨幣制度，推行帶有拘束性的措施，把它們捆縛起來。」（見該書一五三頁）

一位開明的英國政論家克魯曼氏 (N. J. Klugmann) 還要說得乾脆：

『美國，以它龐大無比的生產力與鉅量的輸出剩餘 (Export Surplus)，祇有據大英帝國與其他地方的市場，始可望解決它的國內問題。』(載倫敦現代季刊 *Modern Quarterly*，一九四七年二期，一四四頁)

然而，這個經濟上的矛盾，戰後究竟發展到怎樣一種程度了呢？根據一位英國正統經濟學者麥克杜格爾氏 (G. D. A. MacDougall) 的『經院式』的研究，可予我們一個這樣的粗略的認識：

「戰爭結束後，美國無疑地將是我們的主要競爭者。在戰前的六、七十年裏，美國工業製成品的輸出，已經靠着排斥我們，無間斷地取了上風。在十九世紀七十年代之初，美國工業製成品的輸出，祇及英國的百分之七；到一九一三年，增為百分之四五；一九三七年時，已增為百分之八五了。」(按戰前美國的總輸出，遠較英國為大；但工業品的輸出量，尚不及英國，因為美國輸出品中，尚有大量的原料與糧食

——著者）（載經濟季刊 The Economic Journal, 一九四七年三月號，九六頁）

到這次大戰後，英、美間的貿易戰爭，更發展到白刃相見的階段，兩國正以一切力量，角逐着資本主義世界的商品市場。我根據英、美兩國商務部的統計，得出這樣四點結論：

第一，在一九一三年與一九四六年間，英國對亞洲及大洋洲的商品輸出，反見減少，美國却約增加了一倍。

第二，同一時期內，英國對中、南美諸國的輸出，約減少了一半，美國剛增加了一半。

第三，在這三十餘年間，英國對非洲的輸出，所增不到一倍；而美國却增加了四倍！

第四，同一時期英國對歐洲的商品輸出，略有增加，但就輸出總量而言，始終趕不上美國。

所以，整個看來，英國的商品輸出，已漸漸局限於帝國本部（詳見第四章第三節）。在日內瓦與哈瓦那的兩次國際貿易會議上，英、美間的基本矛盾更表現得明朗化了。美國主張自由貿易與多邊貿易原則；英國則堅決不肯放棄帝國優惠制，並支持其他國家的雙邊貿易原則。這個無法調和的貿易政策，必然會使國際貿易憲章形同廢紙。

英、美之間，既然存在着這樣的經濟矛盾，何以雙方戰後還能簽訂三十七億五千萬美元的借款協定呢？這主要因為英國戰後經濟困窘，想靠金元借款來喘一口氣，而在美國方面，則可趁火打劫，迫使英國接受更苛刻的交換條件。協定中規定了這麼三條：

「履約滿一年後（即自一九四七年七月十五日起——著者），所有因交易而產生的英鎊債務，准予自由兌換其他貨幣。」（協定第七條）

「從同日起，英國必須解除一切匯兌統制。」（第八條）

「英國的進口限制，不得對任何國家有所歧視。」（第九條）

說得通俗些，就是：英國接受借款一年後，即須廢除英鎊區域與帝國優惠制。這兩者，都是維繫大英帝國的經濟命脈，華爾街財團要以它們作為借款的交換條件，豈非等於置大英帝國於死地？一九四七年八月初，英國所以突然發生經濟大風暴，就是這個借款協定種下的禍根。所以，華盛頓借款實為英、美經濟矛盾的更具體更深化的表現。阿梅里氣咻咻地替英國獨佔資本家訴怨：

「美國視大英帝國為牡蠣，想拿這一借款來迫使牡蠣張開自己的外殼。大英帝國的每一部份，如果失掉帝國優惠制的保護，就將一個個地被美國吃掉，將成為美國工業剝削的對象，將成為美國財閥的進貢國，最後，則成為美國的領地。（全前，十一頁）

一位頗有威望的國際金融問題專家愛因契西（P. Finlay）也這樣說：

「華盛頓協定……實際上已將英國變成了美國的第四十九州！」（載銀行月刊，

一九四六年一月份，十七頁）

瓦爾加氏在論『英、美的競爭與合夥』時，就作了這樣一個結語：

「美國的競爭，根本上是爲了抗拒英國，抗拒那些帝國範圍內的有利於英國的制度——帝國優惠關稅制、英鎊布洛克、殖民地。美國政策的最終目的，就是要使大英帝國崩解。」（載外交季刊，一九四七年七月號，五九一頁）

其實英、美兩大帝國主義的矛盾，還並不限於經濟上的，就是在軍事上，也未嘗沒有矛盾。拿海軍說，一九一四年前，英國艦位多於美國，到一九二二年華盛頓會議後，英、美海軍噸位相等，這次大戰後，美國早已超過英國。再拿空軍來說，英國的基地，還比美國的多，美國一面在趕築，一面正從英國手裏把基地搶過去。講到飛機，雙方也都正在增產。蘇耳氏非常耽心，他在英國之將來中之美國賭注（*America's Stake in Britain's Future*，一九四六年版）上認爲：

「如果英、美之間，存在着經濟政策上的歧異，由於這樣，以致雙方對資，……

在這種情況下，可能把世界拖進一次武裝的衝突。」（見二二一—二二頁）

而戰後英、美兩大帝國主義對於殖民地的爭奪，更是形同水火。中東的油田，原是大英帝國的寶庫，現在美國却以排山倒海之力，要想把它攫奪過去了！弗列瓦爾德氏（E. M. Friedwald）在石油與戰爭（Oil and the War，一九四一年版）上，曾這樣說：『地質學家估計，照目前這樣的提煉率，美國現有油田儲量，約於十八年內，就將用完，而近東與中東國家的儲量，將會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所以，那一個或那一些國家控制這塊區域，就將在世界強權中掌握一個重要的因素。』（見六七頁）其實，美國所要掠取的，豈止中東油田呢？它要把英、法、比、荷諸國的殖民地以及德、義、日戰前的殖民地，統統佔為己有！

這就是戰後資本主義世界裏的最基本的國際矛盾之一。當然，除了英、美

的矛盾以外，還有其他資本主義國家間的矛盾。譬如：美國復興德國，直接威脅到法國的國防安全，又引起了美、法之間的矛盾；美國扶植日本，把英國勢力逐出遠東市場，又會造成英、日與加深英、美之間的矛盾。甚至美國復興德國與扶植日本的本身，也未嘗不在製造美、日與美、德間的矛盾。因為，美國復興德、日的基本動機，是想把德、日的獨佔資本，變成美國獨佔資本的奴僕；可是，德、日獨佔資本勢力的復活，又會直接排斥美國獨佔資本的勢力，它將會甚至已經形成了美、德以及美、日之間的矛盾。就說英、法兩國吧，爲了爭奪西歐與非洲的商品市場，雙方的矛盾，也在日益增長中。

所以，在資本主義世界裏，各帝國主義間的矛盾，是難解難分的。有些人看到英、美兩國在某些外交政策上，意見完全一致（如聯合國大會，巴爾幹問題及反蘇戰略等），就抹煞了它們之間的矛盾，實爲一種極幼稚的直覺。因爲，它們之間的矛盾，是基本的，不可調和的；而它們之間的結合，祇是暫時的，交

互利用的。爲了保衛搖搖欲墜的資本主義制度，爲了合擊全世界的民主革命力量，爲了發動一次反共反蘇的『十字軍』，英、美與其他資本主義國家之間，可能暫時攜起手來，但它們的結合，祇是一種微妙的結合、脆弱的結合，談不到真誠的合作。英國當代優秀的政論家杜德氏(R. P. Dutt)鞭劈近裏地說過：

『英、美集團的背景是怎樣的呢？……單說兩國語言文字的類似，理由是不充份的。……決定性的理由，可求之於更現實的打算上。英國與美國，代表了戰後世界裏兩個最大的帝國主義強權。這并不意味着，它們之間的利益是一致的。剛剛相反，在向外侵略、向外擴張的美國帝國主義與日益衰弱、日趨沒落的英國帝國主義之間，是有着尖銳的衝突的。然而，它們却衛守着一道共同的防綫，阻拒一切進步的浪潮，這個浪潮，正威脅着一切帝國主義利益，要把它們捲掉！它們結合的共同因素，就是它們同爲帝國主義。可是，這個合作的本身，就潛藏着一種彼此衝突與依存的微妙關係。』（見勞動月刊，一九四七年二月份，社論，三七頁）

三 帝國主義與殖民地間的矛盾

如果說，各帝國主義間的矛盾，是一種『統一的矛盾』，那末，各帝國主義與殖民地間的矛盾，就可稱爲『對立的矛盾』，兩者同爲戰後資本主義世界的基本的國際矛盾，但後一矛盾是常常照映在刀光血影里的。

放眼看看戰後的世界，幾乎在每一個殖民地的國家，都是一片烽火。在印度尼西亞人民與荷帝國主義之間，在越南人民與法帝國主義之間，在馬來亞人民與英帝國主義之間，在菲律賓人民與美帝國主義之間，都已由矛盾而爆發爲戰爭。爲了自由，爲了平等，爲了生存，爲了做一個人，被壓迫的弱小民族都已燃起了解放的火炬，爭取一個民主幸福的明天了。

在別些準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國家裏，實際也同樣存在着這樣的矛盾與戰爭。如果沒有英、美帝國主義的干涉，希臘與中國人民早已建立了民主政府，

就不會發生這樣慘烈的內戰。希臘與中國人民的解放戰爭，一面爲了反抗國內的法西斯獨裁，一面也爲了掙脫帝國主義的羈絆。就說巴勒斯坦的戰爭吧，如果沒有英、美帝國主義在暗中挑撥離間，阿刺伯人與猶太人定可和平相處，共存共榮。阿、猶的戰爭，不僅意味着英、美兩大帝國主義間的矛盾（英支持阿刺伯、美支持以色列），並且意味着猶、阿人民與英、美帝國主義間的矛盾！

以上這些，當然概括不了一切帝國主義與殖民地間的矛盾，但是，僅祇這麼一點，已在我們眼前呈現了一幅最淒切最悲慘的圖畫。人世間最無可饒恕的罪孽，莫過於帝國主義的統治了！即使根據一位保守的經濟學家克拉克氏（Col. in Clark）的統計，也將使我們對於那些被侮辱與被損害的弱小民族，一洒同情之淚！克氏在所著經濟進化情勢（The Condition of Economic Progress, 1940年版）上告訴我們：全世界的人口，共爲二十億九千五百萬人，而掙扎在貧困綫上的人口，竟達十一億一千三百萬人，佔了一半以上！這十一億人口

中，中國有四億五千萬，印度有三億七千萬，荷印有六千五百萬，其他亞洲人（包括越南、朝鮮、台灣、緬甸、錫蘭、馬來亞等地）有一億二千萬；非洲有一億零七百萬（見五四—五七頁）！他們所以食不飽、衣不暖，還不是爲了慘遭帝國主義的剝削與宰割嗎？

到這次大戰後，帝國主義與殖民地間的矛盾，也發展到一個新階段。這個新階段的最大特徵，就是美帝國主義甘冒天下之大不韙，要把全世界都化爲它的殖民地！它垂涎：馬來亞、荷印與錫蘭的樹膠，日本、中國與義大利的生絲，澳大利亞與阿根廷的羊毛，印度與巴西的獸骨與獸皮，馬來亞的錫，哥倫比亞與墨西哥的咖啡，瑞典、芬蘭與加拿大的木漿以及古巴的糖。它不僅與這些國家或殖民地爲敵，並且與各殖民地的宗主國爲敵。『大美帝國』確想通過經濟的威力，從英、法、荷、比等『小伙伴』的手裏，把它們的殖民地都搶奪過來，最後，使它們也一個個降爲它的殖民地！然而，『大美帝國』出世得

太遲了，戰後各國人民都已有了空前的政治認識，他們會辨別誰是朋友，誰是敵人的！同時，戰後殖民地的解放鬥爭，也節節勝利，華爾街金融寡頭還夢想用金元與原子彈來建造『世界帝國』，是斷斷乎毫無可能的了。

上述戰後資本主義世界三大基本矛盾所指明出來的具體形勢，就是：它已從一個有利於反民主力量的鬥爭形勢發展為有利於民主力量的鬥爭形勢了。

第九章 戰後資本主義的總危機

戰後世界資本主義的發展趨勢，一方面表現了高度的不平衡性，另一方面又充滿了無可克服的基本矛盾，這二者，就必然會給戰後資本主義帶來一個新的危機！

這不僅是一個新危機，並且是一個總危機！雖則有人說，當『自由資本主義到獨佔資本主義的轉變在資本主義世界最重要的國家裏達於完成的時候（即接近於二十世紀初葉），資本主義總危機便開始了』（引瓦爾加語，見勞動月刊，一九四七年一月份，二三頁），但這是種曲說，而這次大戰後，資本主義總危機顯已發展到一個新的起點與新的高度，却是實在的。如果說，在這次大戰前，資本主義的總危機是空前的；那麼，這次戰後資本主義的總危機，應該

是絕後的，因為，這是世界資本主義的最後一次掙扎了！

一 戰後資本主義總危機的一般內容

在列寧的帝國主義論裏，他廣徵博引，得出一個最後的結論：帝國主義是一種『衰謝中的資本主義』（一五〇頁）或『轉變中的資本主義』（一五二頁）。如果我們把這句話的涵義引伸一下，應該是：資本主義發展到獨佔階段或帝國主義階段的時候，已進入了一個衰謝的轉變過程。這個衰謝的轉變過程，就表現為資本主義的危機狀態。由於資本主義世界的發展，存在着高度的不平衡性，因而，這個衰謝的轉變過程，在某些資本主義國家，可能拖延一個相當的時期（事實上，從一種社會制度轉變為另一種社會制度，都是需要經過一段相當的時期的）。在資本主義世界裏，從二十世紀以來，這個轉變過程雖已開始，但經過了上次大戰與一九二九—三三年的經濟大恐慌以後，特別

是經過這次大戰以後，這個轉變過程就加速地激化起來，它的結果，將會縮短這一個轉變過程！

在這個轉變過程中，既表現為資本主義的總危機，那末，到這次大戰後，這個總危機究竟具備着那些內容呢？我們先講它的一般內容，在第二節裏，再敘述它的特殊內容。

戰後資本主義總危機的一般內容，本質上是與戰前資本主義的總危機一樣的，但在程度上，却從一個慢性的危機狀態發展為一個急性的危機狀態，它主要可以歸結為四個特點：

第一，資本主義的發展規律，已從一個低級的不平衡性發展為高級的不平衡性。在低級不平衡性的發展規律之下，各資本主義國家生產力的發展，雖表現某種程度的不平衡性，但它們的生產力在發展，則是普遍的現象。然而，進到了高級不平衡性的發展規律之下，生產力的降低，却變成了普遍的現象。這

說明了獨佔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與它已經高度發展了的生產力，變得更加不能調和了。特別在英、法、德、日諸國，經過了這次大戰，它們與美國在生產力上所表現的不平衡性，顯然是增長了。這因為在戰爭過程中，美國的資本累積，比任何國家快，它的資本有機構成，也就相對地提高了許多。譬如，在戰爭期間（一九三九—四五年），美國每年用於置新設備（如蓋建廠房，購置機器等）上的資本支出，約為六十億美元，一九四六年高達一百二十億美元，一九四七年更達一百六十二億美元（見經濟學者增刊，一九四八年五月廿二日，四六一頁）。相形之下，英、法兩國，都太落後了。直到今天，英國尚有百分之六一的紡紗廠和百分之六九的織布廠，仍襲用着十九世紀的紡織機，英國的熔鐵爐，也多是上次大戰時代的平底爐，而不是新型的電氣爐，英國煤礦機械化的程度，也至少比美國落後了一個世紀。講到法國，情形也與英國一樣。據統計，法國尚有五萬五千架機器，平均年齡已在二十五年以上！（根據 Inter-

national Affairs, 一九四八年四月份, 二〇四頁) 至於德、日兩國, 現在還沒有恢復到戰前的工業水準, 自然更談不上提高資本的有機構成了。這樣, 在資本主義世界裏, 美國與其他國家間的經濟發展, 就存在着更高的不平衡性, 也就是從戰前的低級不平衡性發展為戰後的高級不平衡性, 它是戰後資本主義總危機的第一個特點。

第二, 資本主義國家間的基本矛盾, 已從一個分散的矛盾形勢發展為一個集中的矛盾形勢。在分散的矛盾形勢下, 各帝國主義間的矛盾, 是錯綜複雜的, 還沒有一個最大的對象; 然而, 在集中的矛盾形勢下, 一個帝國主義與其他帝國主義間的矛盾, 就變成了主導的矛盾; 雖則, 在其他帝國主義間, 也同樣存在着矛盾, 但相對地說來, 它們祇算是次要的矛盾。這個新的矛盾形勢, 完全是戰後美國帝國主義的擴張政策所造成的。因為, 戰後美國與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潛力, 懸殊太甚, 美國變成了一個大帝國主義, 其他英、法、

荷、比等國，實可稱爲小帝國主義，大帝國主義甚至要把各小帝國主義，也降爲它的殖民地！所以，儘管各小帝國主義間，也存在着矛盾，但這種矛盾，比起它們與『大美帝國』間的矛盾來，畢竟不算主導的矛盾！這理由非常明顯：它們之間的矛盾，並沒有降爲殖民地的危險；而它們與『大美帝國』間的矛盾，就有降爲殖民地的可能！唯其因爲它們與『大美帝國』間的矛盾是主導的，所以，在它們之間，就暫時收斂或縮小了彼此的矛盾。西歐聯盟的成立，一方面固是馬歇爾計劃的一種運用與一個要點（見第五章第三節），在另一方面，又剛好表現了英、法、比、荷、盧五國對『大美帝國』的集中矛盾形勢。英國之所以拚命爭取西歐聯盟的領導，無非爲了領導其他四國，來合力抗拒『大美帝國』。如果不這樣，不但英、法、比、荷原有的殖民地，將被『大美帝國』所奪（不一定要用武力奪取或正式佔領，祇要成爲美國商品與金元的市場，實際已爲美國所奪了！）甚至英、法、比、荷本身，也快正式降爲金元殖民地

了！所以，在戰後的資本主義世界裏，各帝國主義國家間的基本矛盾，已從戰前的分散矛盾的形勢發展爲戰後的集中矛盾形勢，它構成了戰後資本主義總危機的第二個特點。

第三，資本主義世界的殖民地解放鬥爭，已從一個部分的守勢的鬥爭局面發展爲全面的攻勢的鬥爭局面。在二十世紀以前，雖也爆發過殖民地的解放鬥爭，但那時殖民地人民的政治認識還不夠堅定，革命隊伍還不夠壯大，他們還不能取得決定性的勝利。帝國主義者還能憑仗它們的堅鎗利砲，把當地的人民力量鎮壓下去。可是，到上次大戰後，這個形勢，顯已改變。俄國十月革命的成功，給殖民地人民一個莫大的鼓舞，使他們有了堅定的政治認識，使他們對解放鬥爭的勝利，有了無可搖撼的信心，他們都團結在革命的旗幟下，爲民主自由而協力奮鬥。兩次大戰之間，他們的解放鬥爭，在印度、在緬甸、在印尼等地，已經取得了部分的勝利，但他們大體上還保持一種守勢的革命戰略。這

次大戰期間，靠着自己的英勇苦鬥與壯烈犧牲，殖民地人民終於爭取到更大的政治解放，他們不但有了信仰與力量，他們甚至已經建立了自己的政權，他們的隊伍，已無比強大，決非任何堅鎗利砲所能壓制與征服的了。印度與緬甸的終獲解放，絕非大英帝國的開恩，它完全是印、緬人民的血與生命換來的。儘管，他們還沒有達到真正的獨立，至少他們走向澈底解放的距離，是更接近了。就是馬來亞、越南、印尼等地的人民解放運動，聲勢也日益浩大，在他們的解放區內，都已有了民主的革命政權。英、法、荷三個帝國主義雖用飛機、坦克，也無法把生了根的人民政權，再從革命的土壤裏拔出來了。同時，戰後各殖民地的解放鬥爭形勢，已由守勢轉變為攻勢，已由挨打轉變為反擊，已由部分的解放鬥爭轉變為全面的解放鬥爭，這一個新的革命形勢，快要給帝國主義統治來一次總清算了！它又構成了戰後資本主義總危機的第三個特點。

第四，資本主義國家內部的社會矛盾，已從一個潛伏的階級鬥爭形勢發展

爲一個明朗的階級鬥爭形勢。當然，階級鬥爭的形勢，在資本主義國家裏，是始終存在着的，不過，經過這次大戰後，社會兩極化的現象，更其來得分明，特別是法、義兩國，我們在第八章第一節裏，已予分析了。爲了緩和這一個箭在弦上的階級鬥爭形勢，各國獨佔資本家與統治集團，就用盡心計，搬出一套套社會改良政策，藉以懷柔與軟化勞動階級的鬥爭情緒。英、法有所謂國有法案與社會保險；義大利也有所謂土地改革綱領，那完全是一種掩耳盜鈴的騙局而已！儘管如此，戰後各資本主義國家的階級對立陣營，無論如何，已比戰前更明朗化了，它又是戰後資本主義總危機的第四個特點。

我們再重複一句：資本主義的發展規律，從一個低級的不平衡性發展爲高級的不平衡性；資本主義國家間的基本矛盾，從一個分散的矛盾形勢發展爲集中的矛盾形勢；資本主義世界的殖民地解放鬥爭，從一個部分的守勢的鬥爭局面發展爲全面的攻勢的鬥爭局面；資本主義國家內部的社會矛盾，從一個潛伏

的階級鬥爭形勢發展爲明朗的階級鬥爭形勢；這四者，就是戰後資本主義總危機的一般內容，它使資本主義世界從戰前的慢性危機狀態發展到戰後的急性危機狀態！

二 資本主義經濟恐慌與馬歇爾計劃

然而，什麼又是戰後資本主義總危機的特殊內容呢？概括地說，它的特殊內容，就是正在到來的資本主義經濟恐慌！

所謂經濟恐慌，本來是資本主義世界的週期性的現象，它是資本主義生產的無政府性的邏輯產物，根據許多經濟學家的研究，公認每隔七年至十年，總要爆發一次。每發生一次恐慌，就使資本主義世界的商品經濟，遭受一次『破壞』。在這次大戰前夕（一九三七—三八年），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特別是美國經濟，已經步入初期蕭條的階段。如果沒有第二次大戰，像一九二九年那

樣的經濟大恐慌，怕又已發生一次了。戰爭的破壞，意味着巨大無比的消費，消費的激增，多少當可消滅生產過剩的危機。所以，戰爭不僅是帝國主義的一種最無恥最殘酷的掠奪手段，並且被它們用作緩和資本主義經濟恐慌的一種錦囊妙計了！（一九一四年時，英、美、德三國，都被捲入經濟恐慌的狂瀾，它就釀成了第一次大戰！）

這次大戰後，一個新的經濟恐慌的陰影，又籠罩了整個資本主義經濟。基本上，由於戰後美國的生產力（詳見本書第三章第一節），大大超過了美國國內與其他資本主義國家消費力的總和。這可從下面四件事上反映出來：

第一，戰後美國的商品存貨，愈積愈多。根據美國聯邦銀行統計，倘以一九三五—三九年的商品存貨為基數一〇〇，則一九四五年的指數為一六六，一九四六年為二一三，一九四七年更增為二五五（見聯邦準備公報，一九四八年五月份，五六一頁）！

第二，戰後美國人民的儲蓄額，愈減愈少。根據美國勞動局統計，一九四六年美國人民的儲蓄額，已從一九四五年的三百七十六億美元減為一百五十八億美元，一年之中，足足減了一半，它意味着美國人民日趨貧困，社會購買力日低。

第三，戰後資本主義各國的金元恐慌，普遍嚴重。所謂金元恐慌，即指各國的金元饑饉現象，各國既鬧金元饑饉，自然無力購進美貨。這一現象，可從各國對美的國際收支差額上集中表現出來。根據聯合國的歐洲經濟情勢觀測，在一九三八年時，歐洲對美的國際收支逆差，僅四億美元，一九四六年增為四十二億美元，一九四七年更增為五十四億美元（均見五四頁）。照經濟學者的分析，由於戰後美國與各國經濟潛力的懸殊，這一個金元饑饉現象，還不僅是暫時性的，且是長期性的。（見一九四八年六月二十六日，一〇五二頁）

第四，美國的商品輸出，從一九四七年五月份起，已成強弩之末了。根據

美國商務部統計，一九四七年五月份的輸出總值，達十四億零八百萬美元；同年六月份跌爲十二億二千八百萬美元，七月份爲十一億四千四百萬美元，八月份爲十一億三千三百萬美元，九月份復跌爲十億九千萬美元，到一九四八年六月份，已跌爲十億一千三百萬美元了！輸出遞減，將使生產呆滯；生產呆滯，將會引起失業恐慌；結果，生產力與社會購買力距離更遠，經濟恐慌，必不可免了。

所以，一九四七年五月以後，美國已經步入經濟恐慌的初期蕭條階段，它與上次大戰後的情形，大致相似（一九二〇年初，美國步入初期蕭條階段，到下半年，經濟恐慌已經爆發）。霍夫汀氏（O. Hoefding）在英國及其出口貿易（*Britain And Her Export Trade*，一九四六年版，此書爲M. A. Abrams所編）上也這樣說：

『今天美國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酷似第一次大戰結束後的情形。』（見一〇五頁）

當然，這並不是指歷史又將重演一次，但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邏輯，是確實依循着這個法則的。事實上，這次戰後美國生產力的膨脹程度，遠要超過上次大戰。所以，一旦這次戰後爆發了經濟恐慌，它的嚴重程度，也遠非一九二〇年的那次可比，即使是一九二九年的那次，也將望塵莫及。一九二九年發生恐慌後，到一九三三年，美國的失業人口，已高達一千二百六十三萬人（根據國際勞動評論 International Labor Review，一九四七年六月份，五八八頁），佔了就業人口的百分之二五。一九四七年時，美國的就業人口，共為六千零十六萬人，一旦恐慌到來，失業人口，至少將達一千五百萬人！何況，這次情形更要嚴重，據估計，可能將有二千萬人失業！

二千萬人失業！這還得了！？任憑美國經濟怎樣豐沛，也是經受不起的！倘若經濟恐慌果真降臨，即使是美國資本主義體制，也難保不起某種程度的質變了！

美國獨佔資本家驚惶之餘，就授意他們的「政治總部」——白宮，草擬一套新的商品輸出與資本輸出方案。一九四七年六月五日，美國國務卿馬歇爾在哈佛大學發表演說，聲稱美國願意協助歐洲經濟復興。英、法兩國的金融寡頭深懼美國的經濟恐慌，將會嫁禍自身，就督促政府，出面接納，並充當它的捐客。這就是馬歇爾計劃的實際背景。

一九四七年五月，美國經濟既已步入初期蕭條階段，到六月，就有馬歇爾計劃的提出，兩者的因果關係，當可一目瞭然。蘇聯真理報一語道穿：

「馬歇爾計劃的原旨，是想延續後美國的經濟繁榮，并緩和正在成熟中的經濟恐慌。」（見一九四七年六月廿五日，該報）

因為，照馬歇爾計劃，在一九四八—五二年間，至少約有二、三百億美元的美國剩餘商品與剩餘資本，可在歐洲找到廣大的市場（按一九四七年，美國商品存貨的總值，竟達三百餘億美元之譜）！與其恐慌到來時，將牛奶與小

麥倒向大海，還不如趁早做一個順水人情，一面尚可博取利潤，一面又能暫免經濟恐慌，真所謂一舉數得，金元老闊自然樂於『解囊』了！

何況，經過此番『經濟援助』後，歐洲各國經濟，勢將更加依賴美國，美國就可以金元爲鐐銜，將各國禁錮起來，一個個迫降爲『大美帝國』的殖民地。觀乎美國與參加馬歇爾計劃各國所簽訂的個別雙邊協定，就可完全認清：原來馬歇爾計劃，祇是杜魯門主義——美國擴張主義的新武器！

所以，正在到來的經濟恐慌，就是戰後資本主義總危機的特殊內容。這個經濟恐慌，不僅是美國的經濟恐慌，並且是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恐慌。因爲，每一次資本主義的經濟恐慌，像流行性感冒一樣，會很快傳染到每一個國家（當然限於資本主義世界）。無論從那方面看，這次大戰後，要是資本主義世界再發生一次這樣的經濟恐慌，將更加速資本主義制度的潰亡！馬歇爾計劃充其量祇能使經濟恐慌緩和一個時期，但它是絕對醫不好資本主義經濟恐慌的

宿瘤的！由於戰後資本主義經濟表現了高度的不平衡性與不穩定性，這個宿瘤，已積成不治之症，基於這點特徵，我們也可說資本主義世界已從戰前的慢性危機狀態發展到戰後的急性危機狀態了！

三 杜魯門主義·戰爭狂·法西斯主義

戰後的資本主義，既從一個慢性的危機狀態發展為急性的危機狀態，作為資本主義最後一座堡壘的美國，當然還想再作最後的掙扎！馬歇爾計劃既是獨佔資本家最後掙扎的一種手段與戰略，因而，它的中心任務，就不僅僅為了緩和迫於眉睫的經濟恐慌，並且為了保衛整個資本主義制度。但美國獨佔資本家所要保衛的資本主義制度，又不是一般的資本主義制度，而是特種的資本主義制度，在這個制度下，將由『大美帝國』絕對獨霸資本主義世界，而以英、法、比、荷、德、日、義諸國，充當它的『小伙伴』——實際上，『小伙伴』

祇是『殖民地』的別名耳——，這就是馬歇爾計劃的特殊任務！美國艾倫氏在他另一本新著的小冊子論馬歇爾計劃（Marshall Plan，一九四八年版）上，就無情地予以指出：

「從馬歇爾計劃的官方文件，更可看清它有些什麼樣的內容與條件。它是一個利用西歐國家以獨霸歐洲與獨霸亞、非兩洲殖民地的陰謀。」（見三三頁）

所以，美國帝國主義經濟發展到這樣一個新階段，就一定會像納粹經濟那樣，走上法西斯主義之路，愛因契西在他那本法西斯主義的經濟基礎（The Economic Foundations of Fascism）上早就這樣說過：

「自美國的經濟騷亂（Economic Turmoil）中，一種制度將會湧現出來，從經濟上看，這制將不會距離法西斯主義很遠。」（見一二二頁）

愛因契西的書，出版於一九三三年，他那時就已看出了美國經濟的法西斯化傾向，這個傾向，發展為戰後的杜魯門主義，當然更其昭彰了。我們總還記

得，墨索里尼的進軍羅馬（一九二二年）與希特勒攫取政權（一九三三年），都緊接在一九二〇年與一九二九年兩次經濟大恐慌之後，戰後的美國，實際上既已步入經濟恐慌的初期階段，所以美國政治經濟的傾向法西斯化，實在也是合乎反動的資本主義發展規律的！

戰後的美國，既然走上了法西斯主義之路，它必然要積極備戰！納粹主義的『國防經濟』（Wehrwirtschaft），就被華爾街的『政治總部』——白宮，奉為教條了。斯騰堡氏說得非常中肯：

『德國「國防經濟」之於德國平時生產，猶如戰爭或伴隨着戰爭的經濟之於美國生產，它們將會發生同樣的影響。現在有着一種危機，就是同樣的情形，將會在和平時代的美國重現。』（正在到來的美國恐慌，原書，一九〇頁）

華爾街的『政治總部』，一直倡言強化美國軍事防禦，好像大敵當前，頗有岌岌不可終日之感。這當然是一種政治煙幕！一九四七年四月，美國共和黨

領袖史達森(H. Stassen)訪問斯大林的時候，斯大林還特別提到：『美國有兩大海洋爲屏障，北面的加拿大與南邊的墨西哥又都爲美國的弱鄰，美國毫無恐怖的理由。』事實上，除非有一個國家的海軍實力，能夠勝過美國，美國才可能有被侵佔的威脅，可是，戰後美國的海軍，是舉世無雙，那麼，爲什麼美國要整軍經武呢？

杜魯門主義——美國擴張主義——是由杜魯門首先開刀的，因而，用杜魯門自己的話來作爲美國整軍的註釋，也許更加切當。一九四八年四月十七日，他在全美新聞記者年會席上，公然這樣宣稱：

「一個強大的美國經濟，是領導世界的柱石。……我們對外援助的中心是經濟接濟，……如果要使經濟接濟發揮很大的效力，必須輔以龐大的軍事力量。」

這幾句話，露骨地揭示了杜魯門主義的侵略性與戰爭狂！我們可以說：杜魯門主義實爲最高形態的軍國主義與法西斯主義！

戰後美國的積極備戰，還可從美國的現役兵員與軍費支出上，得到更具體的證明。這次大戰前，美國的兵額，居世界第七位；停戰以來，已躍居首位。一九四八年六月時，美國兵員的給養費，仍十倍於一九三八年（卅二倍於一九一三年）！一九四八—一九四九年度有關軍費的預算，竟高達二百億美元左右，誠如新共和雜誌所說：

「美國人民每納稅一美元，其中就有百分之八是爲戰爭或備戰而付的。」（見一九四八年二月二日，十五頁）

還有，美國開國以來，到一九四〇年爲止，在承平時代，從來沒有實施過徵兵制。可是，一九四八年六月十八日，美國國會已通過普遍軍訓法，這樣，兵員又將增加二百餘萬，爲了備戰，美國正在全世界佈置基地。美國陸長羅耶爾 (Royall) 曾大放厥辭：

「美國必須在紐芬蘭、阿拉斯加、格林蘭、冰島、亞速爾 (Azores) 取得陸軍與空

軍基地。」（一九四八年四月廿九日談話）

所有這些，充份說明了『大美帝國』正在走向戰爭。在這本書裏，著者對於三次大戰的可能性與必然性，不願妄加揣測。但有一點，却要特別指出：資本主義的經濟掠奪，到最後，不可避免地將會引起戰爭。帝國主義既是資本主義的更高形態，它既以獨佔（獨霸）世界為一貫政策，它的發動侵略戰爭，簡直可說是勢所必然的了。卡恩氏說得很對：『戰爭是獨佔之母。』（見世界經濟中之英國，二十七頁）美帝國主義倘要獨佔世界，全人類一定又將慘遭第三次戰爭的大悲劇！

最後，我們必須認清：美帝國主義積極備戰的本身，又剛好是戰後資本主義內在矛盾（即總危機）的集中表現。阿列斯氏（C. E. Ayres）在資本的神聖權利（The Divine Right of Capital，一九四六年版）裏，有幾句雋語：『二十世紀的戰爭，不啻為資本主義的垂死掙扎。』（見四三頁）上次大戰如此（一

九一四年有大恐慌），這次大戰也是這樣（一九三七—三八年也有小恐慌）。帝國主義想用戰爭來解救經濟恐慌，但每一次戰爭的結果，適足激化資本主義的總危機與否定資本主義的存在！俄國十月革命的成功，是資本主義制度的第一個否定；東歐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成功，又是資本主義制度的第二個否定；如果還有第三次大戰，一定還有第三次更大的否定（參閱本書第五章第三節）！第一次否定，祇有一個國家走向社會主義；第二次否定，就有七個國家開始走向社會主義；如果還有第三次否定，一定會有更多的國家趨向社會主義。甚至連資本主義最後堡壘裏的廣大人民，也將更趨左傾了。斯騰堡是一位傑出的具有遠見的美國政論家，他根據各種事實，對他本國的前途，作出這樣的一個科學預言：

「重要的事例指明出來：在即將到來的恐慌的過程中，美國的左翼進步勢力，將

會大大地強壯起來。」（見正在到來的美國恐慌，原書，一七九頁）

歸結一句話：戰後資本主義的總危機，已從一種慢性危機惡化爲急性危機，無論從危機的一般內容或特殊內容來看，也無論第三次世界大戰會不會發生，我們已不能不承認這是資本主義制度的最後一次掙扎了！

第十章 帝國主義的新階段

根據前面九章的分析，我們當可具體地認識戰後的資本主義了。就社會經濟結構來說，它還沒有越過帝國主義的歷史梯級，不過，它顯已發展到一個更高的階段，也可說發展到帝國主義的新階段了。前面各章所敘述的，就是這個新階段的內容與特徵，爲了提綱挈領起見，我們願把這些特徵，再作一個總括的說明。

一 帝國主義新階段的內容與特徵

在說明帝國主義新階段的基本特徵以前，應把帝國主義這一概念及其一般特徵，先有一個澈底的了解。列甯於『論帝國主義爲資本主義的一個特殊階

段」時，曾有一番最深邃、最簡扼的解釋：

「帝國主義的出現，是作為一般資本主義基本屬性的發展與直接的延續的。然而，資本主義之變為資本帝國主義，祇是在一種特定的與很高的發展階段之下。在這個階段，它的某些基本屬性開始轉變為它的反對物了；在這個階段，從資本主義到一個高級社會經濟制度的轉變時期的特徵開始表現了，并顯示着它們正朝着這個方向發展。從經濟上講，在這個過程中的重大事件，就是以資本主義的獨佔來替代資本主義的自由競爭。自由競爭是資本主義與一般商品生產的基本屬性。獨佔剛好是自由競爭的反對物。」（帝國主義論，一〇七頁）

所以，帝國主義的基本屬性，就是獨佔。「帝國主義就是資本主義的獨佔階段。」（同上，一〇八頁）

到這次大戰後，資本主義的基本屬性，雖仍以獨佔為其一般內容，但獨佔的形式，顯然起了某種程度的變化。因為，在資本主義世界裏，從經濟上看，

美國不僅處於一個相對的優勢地位，並且處於一個絕對的優勢地位，戰前幾個帝國主義的分霸局面，已經變為美國帝國主義的獨霸局面，於是，戰前幾個帝國主義相對獨佔的形勢，也就發展為戰後美國帝國主義絕對獨佔的形勢了！從相對獨佔發展為絕對獨佔，祇有程度上的差異，它的本質，却仍為一種獨佔，它祇是獨佔的一種更高形態而已。所以，戰前與戰後的資本主義，都是一種獨佔資本主義或帝國主義，不過，戰前資本主義的獨佔是相對的，而戰後資本主義的獨佔，却發展為絕對的了。也就是說，戰後的獨佔資本主義或帝國主義，已經發展到一個更高的階段，我們稱它為帝國主義的新階段！

唯其因為戰後的資本主義是帝國主義的新階段或更高階段，所以戰前帝國主義所具備的一般特徵與一般內容，到了帝國主義的新階段，也依然存在，不過，這些特徵與內容，也發展為一個更高的獨佔形態了：

第一，生產與資本，已更形集中。

第二，銀行資本對於工業資本的控制，更形強化，金融資本與金融寡頭的力量，也愈益碩大。

第三，資本輸出的數量，更形膨大。（主要指美國而言）

第四，獨佔資本家的國際卡特爾網，更其擴張。

第五，列強對於殖民地的爭奪，更形瘋狂。

然而，戰後資本主義的基本形勢，畢竟已經改觀了。而美國獨佔資本主義的獨霸，英國獨佔資本主義的掙扎，西歐資本主義的破產與軸心帝國主義的崩解及其轉化，就是戰後帝國主義新階段的基本形勢。在這個基本的形勢的支配之下，帝國主義新階段就不僅具備着上述的一般內容與特徵，並且具備着新的內容與新的特徵，也就是具備着特殊的內容與特徵。歸納起來可有下列四點：

第一，戰後資本主義世界的財富，已高度集中到美國。

第二，戰後資本主義的發展規律，表現了畸形的不平衡性。

第三，戰後資本主義世界的基本矛盾，由一個有利於反民主主義力量的鬥爭形勢發展爲有利於民主力量的鬥爭形勢。

第四，戰後資本主義的總危機，已由慢性危機狀態發展爲急性危機狀態。上面這四點，就是戰後資本主義所具備的新內容與新特徵。就本質上看，這些內容與特徵，在戰前也都是存在着的，然而，它們沒有戰後表顯得那麼凸出與強烈。戰前的資本主義既屬於帝國主義階段，所以，我們說戰後的資本主義已發展到帝國主義的新階段了！

也許有人會問：戰後資本主義的基本形勢，既發展爲美國帝國主義的國際獨霸局面，是不是可說已進到『超帝國主義』(Ultra-Imperialism) 階段了呢？

在回答這個問題以前，我們先要弄清，什麼叫做『超帝國主義』。照國際勞工階級叛徒考茨基(K. J. Kautsky)的解釋，『超帝國主義』就是世界帝國主義的一種聯盟，在這個聯盟內，各帝國主義間將無鬥爭，於是，在資本主義

世界，就不會發生戰爭。換句話說，各帝國主義間成立了瓜分世界與殖民地的協議，藉以避免彼此間的鬥爭。

即使根據考茨基的解釋，我們也不能不把它看作『神話』！因為，沒有一個帝國主義的貪慾狂與侵略狂，會有壓足的可能的！在它們之間，成立暫時的協議（如通過國際卡特爾組織），雖不能說沒有可能，但這祇是它們的權宜之計、緩兵之計，超過了一定的限界或敷衍了一個時期，它們又將兵戎相見，以戰爭決雌雄，而滿足它們的貪慾！戰後資本主義的基本形勢，雖由美帝國主義獨霸一切，但這並不是說，美帝國主義與其他資本主義國家之間，已經沒有了矛盾，剛剛相反，美帝國主義與其他資本主義國家之間，非但有矛盾，並且有着更大的矛盾。關於這點，在本書第八章第二節裏，我們已有較詳的剖析。所以，在戰後的資本主義世界裏，並沒有『超帝國主義』的存住，美國祇是一個大帝國主義（所以我們祇稱它爲『大美帝國』，而不稱『超美帝國』），至

於其他像英、法、比、荷諸國，都是小帝國主義（所以我們稱它爲美國的『小伙伴』）。在大、小帝國主義之間，暫時可能成立之某種程度的協議，却絕對沒法消弭彼此間的矛盾，在事實上，它們之間的矛盾，祇有不斷地在增長着。馬歇爾計劃與西歐聯盟雖由美帝國主義操縱與包辦，但它的本身，就潛藏着各帝國主義，特別是大、小帝國主義間的矛盾！所以，『超帝國主義』在資本主義世界裏，是永遠不能出現的！

二 資本主義的將來

最後，我們就要接觸到一個問題：從戰後資本主義的發展規律來看，資本主義的將來，會怎樣演變呢？

今天一提到資本主義，每每會『談虎色變』，其實，這是大可不必的。資本主義與過去的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一樣，都代表着特定的歷史階

段。在二十世紀以前的自由資本主義時代，資本主義並不像現在這樣可怕，它那高度的社會生產力，不但可以衝破封建社會的鎖鑰，並且可以驅走專制主義和官僚政治。它開闢了自由競爭的市場，它消滅了超經濟的封建剝削，它至少使每個人在法律上，取得了平等的地位。這些，都是資本主義的歷史供獻，我們不能予以一筆抹煞。

然而，資本主義祇代表一個特定的歷史階段，而不是一個永恆的歷史範疇，當它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以後，它必須也必然會進到一個更高的歷史階段，這是社會發展與宇宙進化的自然辯證法，任何人都無法改變這一規律！

當資本主義進到二十世紀，它的基本屬性，已不再是『自由競爭』，而變成了『獨佔』，自由資本主義就發展為獨佔資本主義或帝國主義。而獨佔資本主義或帝國主義就是資本主義的最高或最後階段。因為，獨佔是自由競爭的否定，獨佔資本主義就是自由資本主義的否定。自由資本主義與獨佔資本主義既

屬於同一個資本主義的歷史階段，否定了自由資本主義，也就是否定了資本主義的歷史階段，所以，獨佔資本主義又可說是資本主義的自我否定。

列寧說得極對：『獨佔就是從資本主義到一個更高制度的過渡時期。』（帝國主義論，一〇八頁）所以，他把帝國主義階段或獨佔資本主義階段看成『過渡中的資本主義』（Capitalism in Transition）（同上，一五二頁）。也就是說，帝國主義或獨佔資本主義，一方面是自由資本主義的否定；另一方面又是轉變為一個更高歷史階段的過渡期的資本主義形態，當獨佔資本主義被否定的時候，這個過渡階段也就完成了。

那末，什麼又是獨佔資本主義或帝國主義的否定形態呢？馬克思在論『資本主義的歷史趨向』時，作出這樣富有睿智的結語：

『資本主義的剝削方式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結果，它產生了資本主義的私有財產，這是個人私有財產的第一個否定，後者是建立於所有主的勞動上的。然而，資本

主義的生產，依據着自然律的不可動搖性，又產生了它自身的否定，這就是否定之否定：這并不是重新建立生產者的私有財產，而是給他一種個人財產，這種個人財產却建立於資本主義時代的攫取上的（指過去的「攫取」而言，意即給剝削者以剝削——著者）；也就是建立於土地與生產手段的公有制度上的。」（資本論，卷一，八三七頁）

這等於說：獨佔資本主義或帝國主義的否定形態，就是土地與生產手段的公有制度，這個否定形態，也是從資本主義的子宮裏生殖出來的。因為，在獨佔資本主義或帝國主義制度下的獨佔，祇是私人獨佔；而在公有制度下的獨佔，却是社會獨佔。私人獨佔是自由資本主義的否定；而社會獨佔又是獨佔資本主義或帝國主義的否定。獨佔資本主義或帝國主義階段，就是從私人獨佔到社會獨佔的過渡階段。

因而，土地與生產手段公有制度的社會獨佔，就是獨佔資本主義或帝國主義的完全否定。而土地與生產手段的公有制度，就是社會主義。最後，我們就

可得出這樣的一句結論：

社會主義就是獨佔資本主義或帝國主義的完全否定！

也等於說：

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是一個必然的歷史發展過程。

一位資本主義世界的權威經濟學家熊彼得氏（J. A. Schumpeter，現任美國哈佛大學教授），在他的近著資本主義·社會主義·民主主義（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一九四三年版）上，雖作出許多歪曲之論，但不管怎樣，他也不得不承認這一個歷史的發展過程了。他這樣問答着：

問：「資本主義能長存嗎？」

答：「不，我並不認爲它能長存。」（以上見六一頁）

問：「社會主義能實現嗎？」

答：「當然，它能夠。」（以上見一六七頁）

這段對話的涵義，一點也沒有新鮮之處，我所以摘譯下來，無非要使讀者知道：即使在資本主義最後堡壘的最高學府裏，即使是資本主義世界的權威學者，對於資本主義的將來，也不敢再抱什麼信心了！在他那本書的序言裏，還有着這麼兩句：

「一個社會主義的社會形態，不可避免地將從資本主義社會的必然崩解中出現。」

戰後的資本主義，既發展到帝國主義的新階段，帝國主義的新階段既是獨佔資本主義的更高階段，那它當然意味着：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是更接近於完成階段了！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與蘇維埃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功，更給資本主義的完全否定，以一個最有力的肯定！

在哲學的貧困 (*Misère de La Philosophie*，一八四七年版)裏，馬克思說過：『風車給你一個封建社會，蒸汽機又給你一個資本主義社會。』（見一〇〇頁）這等於說，風車否定了奴隸社會，蒸汽機又否定了封建社會。如果

說，現在已經進到了原子能的時代，而原子能所要建立的，是社會主義社會，所要否定的，又剛好是資本主義社會！因為，祇有在社會主義社會裏，它的生產關係，才能適應原子能這樣偉大無比的生產力！在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產關係下，原子能的生產力，祇能給它帶來最可怕、最嚴重的經濟恐慌，也就是否定它的存在！

最後一句話：資本主義的將來，必然走向社會主義！

95 · c40

基本定價 \$5.80